

143. 也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进入联合国提出了条件。但是,众所周知,事实上正是美国极力想为中国进入联合国硬性规定它的条件。我们必须坚决抵制这种企图。我们决不让任何国家发号施令,不论它多么强大。

144. 马里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大会〔第一九四一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谈到中国问题时,曾促请我们注意政治神话的危险性。他的呼吁在美国前任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鲍尔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共鸣。他在他的《权力的纪律》一书中就中国问题写道:

“我认为,美国以其独特的声望和责任,运用它的政治力量去支持一种没有任何国家相信的神话,是很不光彩的。而我们为了扶助国民党政权付出了大笔政治本钱。我们在外援上和其他比较不具体的援助方式上对根本不值得我们作出让步的政府作出了让步,只是为了争取它们在大会中所投的票……”。^③

145. 这一番肯定的话并不为我们这些国家增加

^③ 乔治·鲍尔:《权力的纪律》(波士顿,小布郎出版公司,一九六八年),第182页。

什么光彩,却给 A/L.632 和 Add.1 和 2、A/L.633 和 Add.1 和 2 两项决议草案提案国的真正用心加上了一层不可思议的外衣。投票赞成这些决议草案将开创一个先例,它不但丝毫不能为分裂国家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还可能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分割,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仍然在为它们的民族本体寻求最终的疆界。如果让自己卷入大国的赌博中,就可能因此给我们这些国家的进展带来致命的打击。

146. 我已尽量简单明了地说明了马里代表团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立场。

147. 我国代表团毫不怀疑,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都将抵制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1 和 2,因为它只是一种阻碍中国问题得到最后解决的新企图。我们也仍然希望我们大家能无负于自己的责任,在本届大会中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将非法占据中国席位的蒋介石代表立即驱逐出去。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只有一个整体的中国人民、一个中华民族和一个中国国家。这样,我们将与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并肩携手,共同建立一个所有各民族都向往的和平与正义的世界。

下午一时三十分散会。

第一九七五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 亚当·马利克先生(印度尼西亚)

议程项目 93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续)

1. 卡斯蒂略·巴尔德斯先生(危地马拉): 危地马拉要再次声明其对联合国的不可动摇的信心,我们在此参加讨论世界问题,是抱着一种希望和信念,就是每天工作下来,联合国都将变得更强大,更起作用。

2. 我们这时候为了要实现世界一切人民所想要的和平与发展,必须对国际一体化工作提供新的动力。一九四五年联合国建立时我国就参加了,当时就已经表明,我们坚持普遍性原则,今天我们又加以确认。必须尊重有组织的国家的主权,这种尊重在这个世界组织里尤其要加以维护。

3. 危地马拉强烈地相信,如果我们要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的忠诚参与其事乃是必不可少的,不管他们是属于大国还是小国。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入联合国不能以驱逐中

华民国为交换条件。两国的存在及其历史、地理和统计资料等方面的情况，已为所有代表团所熟知，用不着重复申述。一个国家的进入联合国，其主要条件就是它是在本组织之外，这一点在宪章的规定中说得分明明白。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例子是一个独特的例子；许多代表团都要求它加入，至于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方式则必须由有关当事各方来拟订，以便使之实现。

5. 再说，一个国家的被驱除，联合国宪章第六条中也明白规定，必须是“屡次违犯本宪章所载之原则者”及“经安全理事会之建议”。目前的情形，都不适合这些条件。许多发言者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把一个国家驱除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赞成把一个强大、民主而进步的政府的代表团驱逐出去时，其最后结果实际上就是在各代表团都充分知道的情况下，把中华民国驱除出去。

6. 危地马拉代表团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为当事各方所接受的妥善的解决办法，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时间。如果在过去二十二年间本大会能够同中华民国保持真诚的关系和相互合作，当然我们有理由希望本大会将来也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和合作；但是，最要紧的是，接纳一个国家决不能成为驱除另一个国家的理由。由于时间是创造时势的重大因素，如果我们能够不轻率从事，我们或许也可以大胆地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这两个国家也许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7. 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 的通过，意味着把中华民国驱除出去，如宪章第十八条所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如以前几届会议上表明的，这件事性质的重要性，已由大会过半数代表所承认。危地马拉代表团十分坚决而明确地反对我方才所提到的那个决议草案。我们也要宣布，这个中国代表权问题一定要根据宪章原则的文字和精神来加以审议。

8. 由于驱除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为了避免开这样一个先例，危地马拉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把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优先付诸表决的提案，危地马拉代表团以及其他二十一个国家是这个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9. 最后，我们要表示我国的衷心希望，就是本大会能够找到并批准可以现实地解决象目前这类分歧的公案，并接纳仍在联合国以外的人民加入本组织，而不致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另一会员国的被驱除。

10. **法赫尔丁先生(苏丹)**：目前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辩论具有若干显著的特点，使之与以前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截然不同。它是在一种国际缓和的气氛中进行的，并有若干事态的发展为其背景，有些人认为这些发展表示美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已有改变。

11. 美国曾经在好些年中能在本大会争取到足够的支持，使得中国代表权问题甚至不能列入大会议程。因此，周恩来总理首先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提出、^①又于次年一月八日再度提出的^②关于纠正中国的代表权及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以安全理事会的合法地位的要求，没有得到理会。最后，美国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无可避免地要作具体讨论的事实，不得不表示接受，但却玩弄程序性的手段，援引宪章第十八条，把这个问题归类到该条的含义范围之内。虽然宪章第十八条是明明不能适用的，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制止美国在大会上的历届发言人引用这一条，并收集足够的票数以支持其所采的立场。因此，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的代表还是继续代表中国发言。

12. 现在，美国再次想使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迎合其国家政策的需要；而且美国也许会又一次成功地对联合国施用一种计谋，实际上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参加本组织的审议。这是国际生活中一件憾事。

13. 我们知道，经过了二十年的顽固拒绝，美国现在已经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及其在安全理事会所应占的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可是它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样承认之后所无可避免的结论，那就是蒋介石政权的代表在本组织已不再有其地位。

14. 让我们回想一下，蒋介石政权的代表并不是以台湾岛代表的身分在这里的；他也不会赞同这样的

^①见文件 A/1123(油印本)。

^②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年，第1号》，第四五九次会议，第2页。

主张。周书楷先生在其十月十八日对本大会的讲话中，已使我们对于他所谓的授权的性质，无可置疑。周先生声称：

“……在大战的年代里，中华民国丧失了一大部分领土，并被切断了跟亚洲其他地区的水陆联系。然而，当时没有人质问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在国际会议上发言和采取行动的权利。”
〔第一九六七次会议，第34段。〕

15. 我的目的不是要在这里怀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我们只需指出，它可以表明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所采取的立场，甚至在面对它的最忠实的辩护人之——美国的背弃时，该政权还是顽强地维持着这个立场。

16. 美国现在也在怀疑中华民国代表中国人民发言和行动的权利，它现在正在提议采取双重代表权的方案。在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这种意味着分割其领土的双重中国代表权的提案，也表示了同样坚决拒绝。

17. 历史的证据和国际协定都支持台湾是中国一个岛屿省份的看法。因此，美国如想改变台湾的地位，而给予中国人民本身也不愿意的分离状态，就应受到严厉的谴责。如果本组织追随美国，通过一个严重破坏中国领土完整并不顾中国人民意愿的提案，那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

18. 大会因此应该否决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1 和 2，因为它会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拒绝，同时为了前后一致起见，当然也会被所谓中华民国的政府所拒绝。我国代表团当然将投票反对。

19. 苏丹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曾一再地主张，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对于这个职责在于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组织的目标是大有帮助的。这个意见很少有人表示不同意。大家都承认，甚至美国政府的代表也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在国际社会里起建设性的作用”〔第一九〇二次会议，第88段〕。

20. 让我们不要用声称台湾政府也能在联合国的会议中起它自己的作用来破坏这种建设性的作用并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有效参加。

21. 我现在要对美国在决议草案 A/L.632 和 Add.1 和 2 中的另一提议加以评论，这个决议草案促请大会决定：

“大会中所提任何足以造成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提案，依照宪章第十八条都属于重要问题”。

22. 我国代表团以及其他代表团曾说过，美国使用这种程序上的策略，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于联合国之外。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现在它不是被用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不论用多少诡辩的方法也不能使我们相信它不是这样。在这次辩论的过程中，已经可以完全表明并没有新的国家要申请进入联合国，也没有本组织的会员国要被开除。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关于由一个对于其所声称代表的领土现在并不能控制、而且二十年来一直没有控制过的政府来代表中国是否适当的问题。在这个时际来说这些话，看起来几乎是多余的。

23. 关于对待这个问题时人们应客观和公正，已经说得很多了。在我们看来，客观的意思并不是指真和假之间的相等距离。说实在的，在公正和不公正之间，你是不可能不偏不倚的。由于有人坚持一个虚构的故事并且拒绝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合法的表权，该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已经太久了。现在我们终于似乎认识到了现实，让我们面对这种认识所带来的全部责任，让我们不要再坚持那种结果只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仍被拒于联合国之外的错误。

24. 让我们承认，在决定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并承认该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之后，本组织里就没有蒋介石政权的代表的地位。我们请求并且诚心地希望，本大会在经过了这许多年以后，能够采取行动进行补救，并且拒绝双重代表权的提案以维护宪章的原则，从而确保恢复合法性并伸张正义。

25. 塔拉巴诺夫先生(保加利亚)：在目前的辩论期间，有人曾经力求对我们审议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散布混乱。

26. 在过去，有人声称这个问题涉及到接纳一个新会员国入会问题，竭力要把这个项目变成一个重要

问题。在目前的辩论中，有人提到了驱除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人民的自决以及许多其他的意见；可是，这件事的根本事实是简单而明白的：这是一个要知道谁应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的问题。

27. 在二十多年里，自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大会提出以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就采取并且一直维持着对这个问题的极明确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同世界进步发展情形及当前的现实相符合的。

28. 我国连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在可能范围内经常地力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且因此驱逐那些在以美国为首的若干西方国家合谋之下非法地占据那个席位的人，这些人辩称他们在本组织代表中国，并将继续代表中国。

29. 每当中国代表权问题由某一国家发起在大会开会时被提出时，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总是坚定地维护我国政府所持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台湾乃是其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30. 我们一直反对一些人的做法，他们为了寻求“两个中国”的似是而非的理论根据，正利用各种不同的借口，或利用种种论据，为其对某些宪章原则所作的单方面的往往是精心设计的解释辩解。许多国家一方面忠于同美国的同盟关系，一方面又明知现实的情形，左右为难之余，就想法制造出“两个中国”的题目，来解决它们的困难。可是，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想靠把中国分成两部分来寻求解决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因而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相反，它只会引起许多困难，为联合国和世界和平带来更多的新难题。新近摆脱了殖民束缚的许多联合国会员国往往不能制止这些外来的分裂企图和伎俩，如果其中有些国家开始遭到分裂的话，它们的安全就会遭到威胁。

31. 世界舆论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发生的迅速变化，那股要把联合国变成一个适应当今世界需要的真正有效的组织和一个全球性组织的强大潮流，即使对联合国最顽固的会员国也发生了一种很健康的影响。美国终于开始体会到，在这些情形之下，即使是使用程序上的老把戏，也不再能成功地反抗这种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有力而不可

抗拒的世界舆论潮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虽然是非常重要，可是却只是一个程序上的问题。想把这个问题的一個方面——放弃为蒋介石集团所非法占据的中国席位，从而把地方腾出来——变成重要问题的企图，不过是一种新的把戏，目的完全只是在拖延已经成为无可避免的历史性解决办法。

32. 美国明知即使它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进入联合国的途径上设置某些新的障碍，这些障碍也只是暂时的，因此美国采取这一类策略，只不过是为其自己的政策制造出某种形象。美国是想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即使是在它突然改变其政策的情形下，它也不会放弃其诸如蒋介石集团和其他已经被人民所唾弃的反动政权之类的友邦。

33. 美国企图暂时阻挠这个问题的立即解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是想要保全面子，使那些反动政权和政府放心，并对它们明白表示，如果在它们遭遇困难时，特别是在它们的人民不再要它们时，它们总可以把美国当作盟国而得到支援。

34. 要想在蒋介石集团在反对整个中国人民的战争中吃了败仗以后而在联合国中为他赢得一次程序上的胜利，这种策略是无可避免地要失败的。从现在起，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挡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或阻碍其取得应有的地位。美国已充分了解这一点，并且已在作脱手的准备；有关各方面都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而在最后见分晓的时刻，对此将认识得更加清楚。美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L.633 和 Add.1 和 2 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那个决议草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加入联合国的权利，包括在安全理事会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权利在内。

35. 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措辞是十分清楚的：它虽然没有明确这样说，但决议草案规定要把现在占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席位的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美国充分地知道，它所企图要使大会认可的一件事——仅仅通过大会一次投票来增加联合国一个会员国——是严重地违反宪章的规定的。这是一件非法的事，因此不能为联合国所接受。如我们所知，要在联合国增设一个新席位，必须首先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然后由大会以三分之二多数加以核准。因此，美国并不幻想这种新的诡计会得到成功。

36. 可是,美国使用这种策略,是要设法冲淡其最后决定承认现实时所产生的影响。美国照着如果非做不可,不如爽快去做这句古话,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

37. 美国代表在大会的讲话既激动又伤感——我们宁可希望他所作的那些努力能够用于意义比较崇高的事情,而不是用来分裂中国——可是他又宣称,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时间已经到了〔第一九六六次会议〕。美国现在居然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并将有所贡献,这真是令人吃惊的。我们不禁要怀疑,何以现在才是时候,二十年前就不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已经超过二十年了。该国的人口始终约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二十年前,其所拥有的领土和现在一样。美国方面所采取的这种态度,是不是执行了最近宣布的尼克松主义的结果呢?这个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有分歧存在。

38.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报道,尽管尼克松总统一口否认,美国正在积极设法要从它最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主动行动中得到好处。

39. 美国的一个有名的新闻记者 C.L. 苏兹贝格先生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七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标题为“谈判的新面貌”的文章里,透露了稍微更多的美国这种攻击手段,他在文章里说:

“我所知道的法国最精明的外交家之一在八个月以前曾预言:‘如果美国和中国能够找到一种和解办法,我们就会看到将导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途径,而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加以赞同。’

“……北越和越共所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美国同中国间的和解,这可以使它们在军事上陷于孤立地位。

“苏联波德戈尔内主席最近的河内之行,其明显目的就是要保证俄国的支援。可是,如果中国再度阻延苏联援助北越物资通过中国境内的转运工作——象它过去所做过的——河内所遭遇的问题就更麻烦了。

“……

“种种迹象显示,在今后几个月内,可能会作出某种和解安排,而这种安排基本上将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进行……”^③

我认为,上面所引用的那些话,是说得够明白的了。

40. 但是,从新闻宣传工具所得到的情报,以及官方所作的声明和阐明的立场,都使我们认为美国某些方面的人士正在等待发生对他们在亚洲的图谋有利的政治发展;他们将答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取得其在联合国的地位,作为取消为时已达二十年之久的抵押权的交换条件。

41. 如果这就是美国最近所从事的策略的目的,那么有关的另一方当然也有它自己的主张。我们深信中国共产党不会屈从于这种策略:即为了要恢复本来就是他们合法所有的东西而同意维持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现有的分歧,从而促进美国的政策目标。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进入联合国——它就会来到这里。大力地推动该国进入这个世界组织的合法地位的运动,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对这个目的提供帮助的办法,就是大力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各国所提出的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很明显,这样做的意思就是表示要同样地全力投票反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提出的两个决议草案〔A/L.632 和 Add.1 和 2, A/L.633 和 Add.1 和 2〕。这样的投票将立刻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同时也将大大有助于和平事业和联合国的工作。

43. **班雅先生(老挝)**:老挝王国政府认为议程项目 93 所包含的问题,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乃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

44. 象几个星期以前我国首相在这个讲坛上所说的:

“本组织的主要特色就是它的普遍性,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七亿中国人民没有参加本组织的工作,就永远不能达到这个普遍性的目的。由于该国及其人民不但拥有就国际事务发表意见的固

^③ 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有权利，而且本组织也只有在该国及其人民尊重宪章和各会员国并同意与联合国实行忠诚合作的情形下，才能作出重大的进展，因此这种缺陷的意义就更加重大了。中国人民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拥有巨大潜力的辽阔的国家。他们的成就值得我们尊敬和钦羡。对于这一点，我国政府和代表团是深信不疑的。

“因此，在适当的时间，我们将表明我们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本组织。根据我方才所说的各种考虑，并且本着鼓励我们的那种精神，我们希望该国能够在安全理事会取得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第一九四三次会议，第33和34段。〕

45. 这个时间现在已经到了，我国代表团已准备投下这一票来证实我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我们将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合国，同时我们也将投票赞成给予该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建议。

46.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以宪章本身的概念和原则为其牢固基础的。为了确保本组织的普遍性，就不可能把占全人类四分之一人数的一国人民排除在外；如果我们要确保本组织的工作得到迅速而和谐的进步，也不能忽视这个国家的人民所能作出的贡献，他们过去和现在所具的美德和成就，是大家所一致公认的。

47.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处在一个多年来被不停的敌对行动所困扰的敏感地区的亚洲大国。这种情况使得她没有在我们这个组织里占得一个席位的事实更其荒谬，何况在这组织里我们一直在寻求可能的办法来消灭东南亚战争，但迄今毫无结果。

48. 促使本代表团投票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和取得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的，还有其他理由，其中特别包括我国政府所忠实执行的睦邻及共处政策。老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条共同边界，同它保持外交关系已将近十年；在有记载的历史上，老挝与中国之间从未因任何争端而导致武装冲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例，显然是应该为人所知和效法的。所以我们认为向大会指出这一点很有用处。

49. 本代表团注意到，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本组织的问题，并没有分歧的观点。所有曾在这个讲坛上发言的代表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可以预料，那些继我之后发言的代表们也会采取同样的立场。

50. 然而，随同这种几乎一致的看法和共同的期望而来的，是一种越来越不能协调的观点分歧。这种分歧涉及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结果，从联合国创建以来就在联合国派有代表的中华民国是该留下还是从本组织驱逐出去的问题。

51. 从讨论一开始，换句话说，整个星期以来，强有力的有时是热烈的意见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论点被忽略，没有任何事例被忘记；也没有任何先例被对立的各方在支持各自的论据时遗漏掉。

52. 请允许我立即说明，我国政府既不赞成“两个中国”的实践或理论，也不接受“一中一台”的实践或理论。确切的真理是，我们尊重宪章以及支配国际关系的各项原则，特别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这是我们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础，同时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反过来也应用这个政策来对待我们。

53. 基于这种了解，本代表团愿意向大会提出如下的看法。

54.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已有好些年，花在它上面的许多冗长讨论从未产生一个解决办法，连解决办法的苗头也没有。另一方面，今天的情况是有利的，并且有可能达成协议。

55. 第二，普遍的智慧经常教导我们：一个人在面临一个困难的、复杂的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的时候，必须一步一步地前进，表现出镇静和耐心，利用哪怕是最小的结果来扩大取得协议的范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浪费了许多墨水——同时，也必须说，浪费了许多口水的问题。我们的记忆并没有差到使我们忘记关于这个问题的明确的立场、愤激和强烈的声明，甚至在有些情形下互相进行的抨击。我们是不是想要在今天创造一个奇迹，通过一项决议来立即使一个和平而协调的理想形势取代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冲突形势？试图一下子实现广泛的和全球性的解决办法是不是会使刚刚产生出来的希望窒息掉呢？

56. 第三,当欧洲和亚洲由于各种不同形势而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他们的争端的无用,而致力于寻找和解与协调的基础并且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支持的时候,我们却通过一种不合适不恰当的决议,不是会损害那些值得称赞的努力吗?并且就中国人民的情况来说,不是会把不幸已经持续太久的敌意具体化吗?

57. 第四,中国人民怎样派出代表到联合国不容置疑地是一件应该由那些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我们的大会如果企图表示和强行使人接受它的观点——也许是真诚和值得称赞的观点——不是会超越了咨询和建议的正常范围吗?这不是所谓的内政问题吗?

58. 无论如何,对这点本代表团有充分资格发言。今天老挝所以被不可克服的困难所困扰,就是因为许多国家和人民干涉了我们自己的事务。如果让老挝人民自己去做,老挝内部的困难早已消失,各派之间的敌对行动早已停止,而和平与和解也会在王国得到恢复。

59.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以及防止一些国家或政治集团尝试作出别有用心解释,我现在想重申我国政府的立场。

60. 本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它也将投票赞成给它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至于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本代表团认为中华民国之留在或撤出本组织应由中国公众自己完全自由地决定,就好像我们自己期望在老挝完全自由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样。因此,我们认为避免对这一点表示意见是我们的责任。

61. 特伦斯先生(布隆迪):自从我上次在这个庄严的大会发言以来已经有九天了〔第一九六五次会议〕。在那个场合中,布隆迪代表团提出并维护了许多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限制地出席这个论坛的无可辩驳的论据。

62. 今天,因为确信北京恢复它在本大会的权利的欢欣和重大的日子正在加速接近,本代表团感到有必要再度确认和补充它在不到十天以前所陈述的关于中国的论点。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不可分的方面,就

是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以及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

63. 自从布隆迪宣布成立共和国,恢复了它的完全主权和独立之后,它一直是作为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热情信徒行事,同时还调整它的许多行动以顺应历史的条件。因此,由于不受有时候动摇本组织的互相敌对的影响,我国政府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努力,要保持每一个国家实质上的特点。

64. 人民、领土和随之而来的外交代表权是构成任何具有国家地位的集体的三位一体的基本组成部分。

65. 由于我们对本组织有坚定的信念,我们在十月十三日向这个大会肯定地表示,按照宪章,特别是它的第二条,如果布隆迪政府撤回或限制它对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废止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那就是采取反对宪章和规避其政治和法律责任的行动。

66. 从广泛而唯一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不容推诿的义务要对中国问题举出一个对比的例子,或者是把它当作人来看待。所有一百三十一个会员国都被授权随时准备不惜以任何代价而且非常正当有理地维护它们自己的人民的不可分割性,它们领土的完整性和它们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中的代表权的同一性。古代和现代的历史都证明,许多国家宁愿选择战争及其所引起的所有恶果,而不愿对我刚刚提到的三个基本标准中的任何一个作出牺牲或让步。

67. 不管它地理面积的大小,不管它人口的多寡,没有一个政府会为了支持另一个国家而慷慨到放弃它任何一部分的领土或人口。如果其他政府都证明不可能有那种没有私心的行动,为什么联合国就应该相信它有权要求中国做出那种牺牲?

68. 如果所有其他国家都被赋予真正的国家主权中固有的权利和属性,本组织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权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使它不能享受所有政府对它们的全部领土、公民和外交都享有的不可剥夺和普遍的特权呢?

69. 双重代表权不仅等于不公正地屈辱一个会

员国,也将导致一个危险时代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时代里,国际社会将采用两种标准来衡量事物。

70. 如果事情坏到无可再坏的地步,如果这个大会决定给中国以双重代表权,它可能因此在将来导致发生一些国家实体有多重代表权的情况。

71. 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可能性,这个大会是否能保证运用这个规则,把坚持某种论点的那些人所主张的命运强加于人?因为只要先例一开,任何相反的行动就会预示马基雅维里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出现,其后果可能是,大会只根据当前的利害关系采取先后矛盾的立场。

72. 有人将说,中国问题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在其它的事例中重复。我们只能同意这个论点的一部分。我们承认中国问题有它自己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情况不会在不同的伪装及政治天才和人类狡诈所能设计的不同标签之下,发生在其他国家或有国家地位的集体中。

73. 把背景搞清楚以后,我们现在可以深入现阶段这个问题的核心。

74. 我们承认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以及仍是会员国的光辉事实,但是我们不能逃避另一个令人目眩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准备接受一些思想学派想强使它接受的由其他会员国把它增选进来的办法。以那种办法来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是与正义和理性相矛盾的;它甚至会把这个问题歪曲了。

75. 我们努力的目标只能有一个说法,那就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合法化。这种合法化决不只是用驱逐一个会员国来接纳另一个会员国,它是朝着使一个单一祖国的儿女们重新友善的道路前进的一个步骤。因此,中国的这种单一性必须反映出来,并在联合国里给以具体的表现。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北京政府必须单独拥有在这个国际协同体里的代表权。

76. 为了达到所期望的目标,不仅必须采用可以达到它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要和那些目标相一致。如果我们希望达到目的,就必须有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一点的重要性是用不着过分强调的。

77. 按照这个准则,本代表团将不会脱离它的一

贯做法,即通过投反对票,反对所有它认为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和立即加入联合国的建议、决议草案或程序。另一方面,它将只投票赞成要求恢复一个单一中国的合法权利——一个走向重新统一的步骤的决议草案。这样做,我们希望能帮助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权利。

78. 也许一个显然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必须提出来。二十年来,不顾大会多数的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地拒绝把它的代表权分成两部分。当国际社会在目前完全不可避免地要一致赞成它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同一个中国今天反而会为了利他主义而匆促地牺牲它的权利与原则,这不是不可思议吗?

79. 是的,人类的命运不单只要求联合,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和有效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东巴基斯坦悲惨事件所引起的令人痛苦的人类悲剧,没有中国决定性的参与怎能解决?废除殖民制度的目标,消灭非洲的种族主义,裁军——换句话说,和平与人类本身的生存——都是强有力地表示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它的作用的迫切问题。

80. 那个极广大的国家,如能恢复它的权利,将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力量。布隆迪当然充满快乐和信心为那个国家的即将到来欢呼。我们把这件事看作这样一种因素:它加上联合国的效能,基于相同的理由,对今后的普遍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同时看到,这件事对本组织的普遍性,对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利益将作出决定性的贡献。在我向大会发言的这个时刻,我对此有深切的感受,并且深信它是在今天和明天世界中对全人类、全世界的发展、它的平衡、它的进步和它的和平不可或缺的因素。

8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入联合国对布隆迪来说是双边的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由于布隆迪五年前建立的共和机构,我们两国刚刚把几乎被一个无能的君主政府所破坏了的联系恢复过来。为了隆重地对待布隆迪和中国之间关系的这一新插曲,我国政府决定了于十月十三日在大会上就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并在乌松布拉和北京同时发表一份联合外交公报,宣布将于庆祝布隆迪共和国宣布成立五周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前夕,在两个首都恢复派驻大使级的外交代表。

8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回到联合国,在我们看来

将是最后解决一个二十二年之久的国家问题的前奏。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并不意味着排斥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把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分隔开来。总之，这件事要靠中国大陆和散居在福摩萨的人的宽宏大量，以水不留山，胸不记仇的中国智慧，促成兄弟般的谅解，避免采取报复性的行动。

83. 如可能通过联合国的调解，从他们祖国分离出去的人们也许可以得到保证，他们将恢复自己的公民权。他们能把自己与具有巨大的、崭新的和重新统一的全部特征的中国联系起来将是何等的幸运！今日中国的重要性和命运已经具有世界的规模了！

84. 毫无疑问，在分歧的、尤其是对立的论点相争不下的时候，双方的主角当然都有权以热心和勇气来为这些论点辩护。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回到本组织来不应视为一方的胜利或另一方的失败；它将是和平与普遍性的辉煌胜利。我们将不会有失败者，也不会有胜利者；有的只是联合国的胜利，因此归根结底，也就是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胜利。

85. 因此，我们是处在新的世界平衡的前夕，这将是特别有利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将通过他们的政治品德来给我们作出榜样，这些品德同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那样巨大，适成愉快的对比，而这些品德屏弃了妄自尊大，而表现出宽宏大量。

86. 森先生(印度)：我们并不是在讨论一个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因为，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收到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四条第二项提出的推荐。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开除一个会员国的问题，因为，设若如此，我们也会收到安全理事会按照宪章第六条表示的意见。不可避免地，不论用心何在，那些不肯充分考虑这两个中心事实的人，会发现他们自己已被矛盾、违宪的提议、歪曲的程序和虚假的信条所包围了。在我之前的许多发言人已揭露和分析了这些，我不再重复他们的论点了。

87. 我们曾经期望，在最近出现了若干国家寻求对中国有更大的了解并和它进行更大的合作的趋势——那是我们所欢迎的——之后，用各种诡计使中国代表权问题复杂化的全部想法会被放弃。不幸，它们不但未被放弃，反而有人提及出现了令人沮丧的驱

逐会员国的危险，而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危险。甚至有人以“立即驱逐蒋介石代表”的词句作辩护，认为这就是表示赞成驱逐的观点。荷兰代表，实际上还有许多别的代表，曾把这个论点——如果真可算是一个论点的话——很快就给推翻了，他指出这个在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 中的词句只是随着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之后自然要发生的一个步骤，而与驱逐任何会员国无关。这段文字很清楚；它提到驱逐蒋介石的代表只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不合法。

88. 我们面前的简单问题是中国只有一个——而那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里只有一个中国的席位，并且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占有它。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印度就一直承认这个直截了当的真理，并且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里成为唯一中国代表的权利。按照这个一贯的态度，我们将投票赞成决议草案 A/L.630 和 Add.1 和 2，并投票反对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拖延或混淆我已提到的这个简单问题的所有其他决议草案、修正案和程序性动议。我们期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我们之中取得席位——它有权占有的一个席位——就好象我们期待印度与中国有更好的关系一样。这些希望越早实现越好。

89. 关于现实主义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我们认为，没有比再耽误中国的正当代表，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以全权参加联合国更不现实的事了。也许有很多方法可达成现实的解决办法，可是必然不能靠着讨论中国不同部分的性质和特点或靠着企图决定它们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来达成。本组织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组织，我们现在的简单义务是决定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代表中国。所有其它的论点只能引起混乱，我们希望所有的代表团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面临的唯一的一个明白清楚的问题上。

关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星期三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团处所发生的事件的发言(续完)*

90. 主席：我现在请那些愿意就此事行使他们的答辩权的代表们发言。

* 续自第一九七三次会议。

91. **谢维尔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本代表团完全赞同苏联常驻代表马立克同志昨天在这个讲坛上〔第一九七二次会议〕就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遭到的恐怖行动提出的表示愤怒和抗议的声明。他非常正确地说, 不断地在纽约市和美国其它城市对苏联代表团和机构的职员进行挑衅的原因, 主要是美国当局纵容叫做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匪帮的一伙暴徒。

92. 本代表团对此情势表示抗议和愤怒, 因为六十七号街上的建筑物也住有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尤其是所提及的恐怖行动发生于乌克兰代表团在那儿招待其它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团之时。当枪声响起时, 有许多大会的代表和秘书处职员正在参加招待会。

93.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已再三就所谓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流氓行径和挑衅行动向美国代表团提出抗议照会, 但毫无结果。所有在六十七号街和纽约市其他地区工作和居住的苏维埃人员继续处在危险中。

94. 有人发表了一些声明企图歪曲事实真相。

95. 为了政治投机的目的, 以色列代表曾尝试利用希特勒占领乌克兰时发生的一次悲惨事件。光在基辅, 就有二十多万市民被法西斯分子枪杀和残酷拷打。在基辅郊区的巴比雅, 大约有十三万人被希特勒分子枪杀, 其中包括大约七万名犹太族的苏联公民和几乎相等数目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虽然基于某些理由, 以色列代表只提及犹太人的死亡, 我们对那些死于法西斯屠夫之手的所有各族人民表示哀悼。

96. 我要提醒代表们, 光在法西斯分子占领下的领土, 乌克兰就损失了四百五十多万平民。希特勒侵略者破坏和掠夺了我们大量的国家财富。战后, 我们的人民必须长期英勇地工作, 从灰烬和废墟中重建数以百计的城镇和数以千计的村庄、企业、学校、儿童机构和医院。我们人民对那些死于战争的人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97. 就好象在苏联任何地方一样, 在乌克兰为死者建立了许多巍峨的纪念碑。在巴比雅, 我国政府已

决定为法西斯占领下的牺牲者修建纪念碑以取代临时纪念碑。这个决定在报刊中已有报道, 以色列代表一定也是知道的。我要强调, 以色列代表或他的任何伙伴都不能命令我们的人民在何处、何时或对谁立纪念碑。

98. 我现在要对以色列代表所热烈辩护的犹太复国主义说几句话。他力图暗示, 批评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但这是大家都熟知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一种手法。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大使在他十月二十一日〔第一九七三次会议〕的充分说理的发言中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我们只要简略地补充一点, 犹太复国主义是反动的、种族主义的理论, 它被犹太资产阶级所鼓吹和传播, 以便转移工人们反抗资本家压迫的斗争。犹太复国主义扎根于以色列统治阶层的帝国主义政策——他们的侵略和占领政策。

99. 甚至于完全不熟悉情况的人也可以看出犹太复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意识是一模一样的。那么, 美国和其它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他们激烈的反苏和反阿拉伯运动中, 使用与以前纳粹党人所用的完全相同的方法, 又有什么奇怪呢?

100. 我们抗议所谓的保卫犹太人联盟采取的挑衅性恐怖行动, 并且我们认为美国当局必须采取决定性行动以阻止这种土匪般的法西斯组织的行动。

101. **谢比卜先生**(伊拉克): 伊拉克代表团完全同意苏联代表团对于向它进行的、威胁了四个无辜儿童生命的犯罪行为所表示的愤慨与痛恨。那种行动并非一个孤立事件, 恐怕也可能不是最后的一次。

102. 派驻联合国的苏联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经常遭到一连串的不同的犯罪行为, 包括威胁、暴力示威、侵入代表团、投掷炸弹和子弹射击。威胁和下流的电话是经常的情况。

103. 本代表团与苏联具有同感。它希望通知大会, 它也没有能躲得过这类犯罪行为。今年早些时候, 伊拉克代表团住处在晚上被丢进两个燃烧弹。如果他们的破坏企图得逞, 三个安详地睡在代表团地下室的小孩今天就不会活着。碰巧, 他们是美国儿童。

104. 许多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情况和不安全处境

已经变得如此令人不能容忍，以致我们不但要抗议这种情况，还要想出有效地应付它的方法及手段。

105. 布什先生和在此地或联合国其它机构中的其他美国代表表示了他们的关切、他们的同情和他们的好意。我们充分感激这种感情；但是如果关切和表示同情的情感足以制止那种行动，我就不会感到有必要到这个讲坛来并占用你们宝贵的几分钟时间了。

106. 这些犯罪行动的规模和激烈的程度正在增加，而不是在减少。至今对付它们所采取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已证明是在鼓励罪犯继续进行他们的行为。就今年早些时候发生的袭击伊拉克代表团的事件来说，至今无人被捕或被控，更不用说按照正当的程序和法律来判罪和监禁了。

107. 我们感觉到有一个互相配合的对各社会主义和阿拉伯代表团进行中伤、谎言和诽谤的运动。它发自特拉维夫，受到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忠实的响应并由美国 and 大部分西方的报刊所执行。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对鼓励罪犯走上极端道路负有直接责任。

108. 布什先生昨天对说出那些组织的名字感到犹豫不决。我们毫不犹豫也不感到惭愧地指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对这些犯罪行为负直接责任。尽管那些体面的或所谓体面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对保卫犹太人联盟所采用的方法表示了不同意，它们也必须为此分担责任。保卫犹太人联盟进行的犯罪行为所表现的极端情绪，就是它们以宣传和谎言不断鼓动而产生的。如果保卫犹太人联盟是大蛇的毒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就是制造毒液的躯体。

109. 今年，东道国关系非正式联合委员会已经从我们和许多其它受到那种犯罪行为之害的代表团那里听到了很多的申诉。而且，那些行为的对象从来不是以阿拉伯和苏维埃代表团为限；许多其他的代表团，不论是欧洲、非洲或拉丁美洲，也都受到威胁或攻击。我们感到所有我们的讨论和申诉都未产生应有的结果。

110. 我们也感到这些攻击的范围和程度正在上升和增长。我们也认为联合国整个机构必须采取措施以对付和制止这些行为。我们认为没有一个代表团可以在必要的安全和宁静的气氛中进行工作，如果它经

常受到代表团成员被攻击，安睡的无辜儿童被枪杀，房屋被焚烧或炸毁的威胁的话。

111. 因此，我们感到我们大家有共同责任对这个问题作最认真最紧急的考虑，并且想出彻底解决的办法。这不是只牵涉到一个代表团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党派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是涉及联合国能否工作和履行职能的问题。

112. 因此，本代表团与其它代表团协商并与它们合作，将很快提出一项关于代表团的安全和代表团人员的安全的提案，要求把它列为紧急项目，由大会全体大会讨论。^④

113. 我希望通过那次辩论，我们将正视整个问题，并想出我们所能想出的最好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114.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昨天和今天就行使答辩权所作的发言中，有人提出两种理论，它们是与国际法和国际道德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相违背的。

115. 有人在此暗示，在所有关于人权的问题中，犹太人的人权问题，对犹太人的歧视和压迫的问题不是国际关切的问题，而所有其他的人权问题却都是与国际利益有关的。它们已在大会和它的委员会讨论过；对世界上不同部分发生的人权问题已通过了一些决议。有时候也派出委员会去调查受到压迫和基本权利被否定的人民的悲惨情况——除了犹太人以外的所有其它人民。

116. 犹太人继续受到歧视和压迫的悲剧不为国际大家庭所关心。这就是我们从在这个会堂中许多在我之先发言的代表们那里听到的。

117. 而这正是我们犹太人民几世纪来的情况。几世纪来我们被拒绝享有与其它民族平等的地位。几世纪来我们受到歧视与压迫，而世界对此则保持沉默。在一些象沙皇时代的俄罗斯一样的国家里，这种形势产生了一句口头禅，那就是，“除犹太人外的任何人”。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所有的人都有合法的要求——除犹太人外的所有的人。但是这种形势不会再

^④后来作为文件 A/8493 分发。

是这样了。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我们也不能保持沉默。我们民族身上的伤口是太新鲜了，使我们不能保持沉默。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都还切身保留着那次大屠杀的记忆，它灭绝了我们六百万弟兄，而世界却站在一旁，观望着并保持沉默。因此我们将不再沉默。

118. 这并不是牵涉到以色列和只牵涉到以色列的事情。世界上任何部分——不管是在阿拉伯国家或苏联——的犹太人的人权是国际所关心的事情。它们是所有开明的舆论、任何地方善意的人们、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各国政府所关心的事情——无论他们的社会体制是什么、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无论他们的种族或信念是什么。

119. 有人提出另外一个理论并把它再三重复；它同样与我们所有政府所接受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理相违背。就是这个理论，它否定了犹太民族享有地球上所有其它国家都享有的民族解放运动、自由、独立、主权完整的权利。因为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真相——敬爱锡安山，渴望回到锡安山、以色列、耶路撒冷。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解放运动要在此地那样被人污蔑？为什么我们要被拒绝享有世界任何部分的任何其它国家所享有的权利？

120. 是不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比起一些较近的民族解放运动有更悠久的历史？是不是因为我的人民不是在二百年前被征服、不是在一百年前被征服，而是在几乎二千年前被征服？难道这就是否定犹太民族有权重获自由和独立自主的生活的理由？是不是因为我的人民不仅被征服，而且还被赶出了他们的土地，流散到全世界去？那就是否定我们享有所有其它较我们年轻的民族都享有的斗争的权利，以重建我们的主权，返回我们的家园，重新获得与其它民族平等的地位的理由吗？

121. 那么，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被污蔑、被辱骂、被诽谤呢？是不是因为它象其它一些民族解放运动一样，证明是成功的？是不是单单因为它花了我们二千年，但是我们证明了在我们祖先被迫离开和离散的土地上重获独立自主的斗争是成功的？是不是因为在反对我们重获自由的进攻中——一次在数量上、力

量上都占优势的所有邻国所发动的进攻——我们成功地防卫了我们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成功地击退了另一次较近的、在一九六七年发动的、旨在剥夺我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下去的权利的进攻？

122. 为什么我们要被拒绝享有所有派代表出席这个大会的国家都享有的权利？为什么阿拉伯发言人要到这个讲台上来说，在地球上所有民族中，最古老的一个不应被允许独立地生存在每一座山丘、每一座山谷和每一块石头都与它的历史和存在有联系的土地上？

123. 在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代表中，偏偏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在这样做。有谁曾经不愿给予阿拉伯国家以自由的权利、独立生存的权利吗？联合国里有十七个独立的阿拉伯会员国，它们全部代表着对文明作出那样多贡献的伟大的、可敬的阿拉伯世界。而在二十世纪，在犹太民族遭受了世代的歧视、压迫和流血之后，阿拉伯代表们站到这儿否定我们，不愿给予我们在那长久以前我们就被迫离开了的小片土地上重建自由的权利。

124. 是不是因为我们远在有人著书解释什么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前就抵抗过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不是因为我们为维护代表们和他们的政府签字拥护的那些列入宪章的理想而付出过代价？我们付出这种代价已有二千年了——人权遭到侵犯，被拒绝有权在自己土地上自由与独立地生存的代价。

125. 当然，民族解放运动之间发生冲突是很自然的；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样的冲突就可以否定、取消互相冲突的民族解放运动间其中一个的合法性？如果近来的阿拉伯领袖们不象半个世纪前的阿拉伯领袖们那样，欢迎犹太人回到他们的土地上，并重建他们在他们土地上的权利，而认为必须使他们的人民充满敌意、狂热，向我们不断进行战斗，这是不是就可以算作充足的理由在一九七一年说，“一个篡夺者的国家。犹太民族无权象其他民族一样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并拥护他们自己的权利”？

126. 我记得，甚至有一段时间，一些今天否定我们这个民族解放运动权利并辱骂这个民族解放运动——敬爱锡安山、敬爱我们的土地、祈祷、渴望回

去并在那儿象自由人一样地生活——的代表们曾经赞同它，在联合国发言支持它、了解它，并且公开地、清楚地、明确地在这些会堂里宣扬它。有一段时期苏联代表们曾发言提及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犹太民族解放运动进行的侵略。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发生了什么事使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变成不该出现于联合国这些会堂内的诽谤、抨击和辱骂的目标？

127. 我们对我们的邻居并无恶意。我们欢迎伟大的阿拉伯民族有这样多部分得到了独立。但是我们要求，我们将继续要求，犹太人民象阿拉伯民族在十七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内那样享有自由和独立的权利，并且我们将继续以全心全力去保卫这种权利。

128. 正如莎士比亚说过的：“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仅仅是演员而已。”这也许是真的；甚至在我们的时代也许还是真的。但是有时我们必须把面具摘掉。因为举例来说，假如叙利亚代表可以站起来对我们全体聚集在此的人宣讲国际行为准则，那就似乎有点问题，本组织也很有问题。叙利亚就是在一九四八年蔑视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决议，入侵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它给联合国发去一份电报，声称：“这将是一次令人想起蒙古人的屠杀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是这个叙利亚直到今天还继续对以色列保持战争状态——一个拒绝参与联合国任何调解努力的叙利亚；一个拒绝这些调解努力的基本的、中心的基础，即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的叙利亚。而这个叙利亚居然来到这里在我们面前宣讲在国际关系中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行事！

129. 假如叙利亚代表可以站起来对我们投以“纳粹分子，法西斯分子”等形容词的话，本组织就一定有点问题。就是这个叙利亚曾与纳粹德国勾结在一起；就是这个叙利亚一直等到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战争结束的最后期限前几天才对德国宣战，因而得以享受那么多国家付出它们数以百万计公民的生命才换得的胜利果实。就是这个叙利亚指责我们——纳粹的牺牲品，一个被希特勒的野蛮行为大屠杀后残存的民族——是纳粹分子。就是这个叙利亚一直到今天还庇护了相当数目的纳粹分子来担任它的政府、它的情报部门和它的军队的顾问。就是这个叙利亚，它的政府是世界上到今天还在出版并在其陆军部队中分发希

特勒的《我的奋斗》的少数几个政府之一——因为我们就是在戈兰高地的部队中发现它的，而在昨天，我们还听到有人以沉痛的语调一再提到那个戈兰高地。这个叙利亚居然敢站到这儿对我们说：“犹太人，你们是纳粹分子。”

130. 我极想知道图迈赫大使是否还记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世界正在纳粹的占领下流血或正在为自由向纳粹斗争的时候大马士革街头所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这样的：

“别说什么梅歇，别说什么密斯特，
天堂有安拉，地上有希特勒。”

如果他希望找到记载这首歌的文件，让他今晚去找——因为他的记忆力也许靠不住——拉乌尔·阿格利恩编的文件集，那是一九四三年在纽约出版的，叫《战斗的法国人》。

131. 如果叙利亚代表可以站起来，象他昨天那样〔第一九七二次会议〕对我们全体说：“我知道这个闯到本讲台上来的青年人是谁。我知道他是保卫犹太人联盟的一个成员，是一个犹太人”，那么本组织就一定有点问题——他知道或应该已经知道这个青年人不是犹太人，他的名字是麦科尔根，他到这儿来绝未想到要说与中东局势有任何关系的话，他来此是为了对中国问题发言。叙利亚代表昨天批评了国际上对其国内犹太人的困境所表示的关怀。怎么能叫人不关怀呢？组织在联合国内的国际社会和新闻界、各种组织和个人怎么能对从一个古老而值得骄傲的社会残存下来少到只有四千五百人的叙利亚犹太人的悲惨境况不表示关怀呢？他们的境况怎样？当叙利亚代表读出一个地方电台发表的声明时，我们从他自己所引用的话里听到了一些迹象。在二十世纪这些犹太人还是住在犹太区里。他们不许离家一英里半以上。他们家里不许有电话。他们不许有银行户头。他们不许从事自由职业。他们不许和外界通消息。甚至他们死的时候，也不许把遗产交给他们的儿女。这些犹太人经常遭受迫害和审讯，那些在监牢中的则处于折磨之下。在一个叫卡米什利的城镇里，每一个犹太人每天必须向警察局报到。今天仍在叙利亚学校里使用的叙利亚教科书中，小学一年级小孩必读的一本书中第一句的

开头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罪犯，必须被消灭掉。”这就是叙利亚代表在此描述的一种维护人权的情况。这就是他要联合国作为与国际社会无关的一种形势而加以接受。

132. 至于苏联犹太人的困境，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今天所细谈的这个故事，象征着苏联犹太人的深刻的悲剧——巴比雅的故事。让我引用一位苏联诗人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话，他写道：

这里没有巴比雅的纪念碑——
陡峭的山坡是仅有的墓石。
我害怕。
今日我苍老如犹太民族。
我看如今我是一个犹太人。
如今我漂泊在古埃及。
如今，我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
直到今天，我还留下铁钉的印子。
我看我是德雷福斯。
可敬的市民们公开指责我并审判我。
我身系囹圄。
我被诱捕、追寻、唾沫、恶言相向。
而穿着布鲁塞尔花边衣服的女士们
尖叫着，用伞戳我的脸。
我看我是白罗斯托克的一个男孩，
血流满地。
散发出强烈的洋葱和伏特加气味
……
被踢到一边去，我孤立无助：
我向一伙屠夫求情。
在‘痛打犹太鬼，拯救俄罗斯’的吼声中，
一个小店主正在殴打我的母亲。
哦，我的俄罗斯人民！
你们真有颗国际的心。
但是污秽
常常徒然地借用
你最纯洁的名字
……
野草在巴比雅沙沙作响。
树木严厉地俯视着，象法官一样。
万物无声地喊叫，

我摘去了帽子，
我意识到我发已花白。
而我自己则只不过是无声的喊叫，
处在此地埋葬着数以千计的人堆中。
我是在此地被枪杀的每个老人的化身。
我是在此地被枪杀的每个男孩的化身。
我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忘记这一切。
让‘国际歌’响起
当地球上最后一个反犹分子被埋葬的时候。
我体内没有犹太人的血液，
但是我被每一个反犹分子当成犹太人去憎
恨，
并且因为这个理由，
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

133.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告诉我们他的政府也要在巴比雅建立一座纪念碑的决定。巴比雅的悲剧发生在三十年前的一九四一年，当时八万名犹太人被德国人驱出基辅，并在那儿枪决和埋葬。今天，在巴比雅有一小块石碑写着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告诉我们的，他的政府所想做的事情。它写着：“在这里将建立一座纪念碑以纪念成为法西斯主义牺牲品的苏联人民。”我认为不仅是在花了三十年工夫才树立起这块碑的事实，而是在这样的碑文里，存在着苏联犹太民族悲剧的本质。

134. 在苏联有许多巴比雅。我记得靠近维尔纽斯城的一个。我到那里去过。它是在镇外的一片森林之中，一片叫波纳拉的森林。那里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刻着：“这里是被纳粹入侵者谋杀的九万名牺牲者。”当你沿纪念碑周围行走时你可以看到壕沟——今天已被杂草覆盖，但是你仍可在那儿看到——里面就是男、女和儿童被枪杀和埋葬的地方。每一道壕沟顶上有一个小标志：“这里有一万个苏维埃士兵被杀”；“这里有二万个男、女和儿童被屠杀”。当你沿这座纪念碑周围走时，你突然发现少了一样东西。有八万个作为苏联公民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在那儿被杀

* 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巴比雅”，马克斯·海沃德英译，见帕特里夏·布莱克和马克斯·海沃德编的《苏联文学中的不和谐之声》(纽约，神殿图书公司，一九六二年)，第260-261页。

害，但“犹太人”的字样却不在任何一块碑上出现。接着，你走进靠近维尔纽斯的波纳拉的一个小博物馆，绕室一周，就会看见壁上挂着这些不幸的人们被引向死亡的照片，照片是由那些死亡队伍必须经过的铁路交叉点的警卫拍摄的——一直藏到战争结束才呈给苏联当局。当你看看照片中从维尔纽斯城带走，走向死亡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时，你可以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看到黄色的大卫王之星，并且当你看看他们的脸孔时，你可以看到犹太脸孔和犹太眼睛。而当你绕室一周，看看这许多照片，看看文件和下面的记载，你突然发现这整个博物馆没有一个字说这些是被纳粹分子谋杀的犹太人，而他们的被谋杀不只是因为他们是苏联男人、女人和儿童，不是因为他们是战士或俘虏，而是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今天残存在苏联的犹太人的悲剧就是如此：否定他们的身分、否定他们作为犹太人而生存的权利，甚至对已死的人，甚至当他们是被我们共同的纳粹敌人谋杀的时候，还否定他们犹太人的身分。

135. 我不需要替苏联的犹太人说话；他们自己会说。我想念一下前些时候我转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一封信，这封信是一位青年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基辅寄给他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不久以前曾在这里发言。那封信说：

“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想住在犹太国里。这是我的权利，就好象乌克兰人有权住在乌克兰，俄罗斯人有权住在俄罗斯，格鲁吉亚人有权住在格鲁吉亚一样。

“我要住在以色列。

“这是我的梦想；这不但是我生活的目标，也是在我之前数以百计的世代、我的被赶出他们的土地的祖先生活的目标。

“我要我的孩子们在一个教希伯来语的学校读书。我要读犹太文报纸；我要进一家犹太戏院。那有什么不对？我犯了什么罪？我大多数的亲属被法西斯分子枪杀了。我的父亲死了，他的双亲也被杀害了。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一定会支持我：让我走！

“我带着这份申请书找过不同的主管当局而

只得到这个结果：被解职，我的妻子被开除出她的学校；更严重的是都被加上诽谤苏维埃现实的罪状。什么叫诽谤？在多民族的苏联国家里头只有犹太民族不能在犹太学校里教育他们的小孩是不是诽谤？在苏联没有犹太戏院是不是诽谤？在苏联没有犹太报纸是不是诽谤？我要顺便提一下，甚至没有人对这加以否认。可能是我超过了一年多还得不到一张去以色列的出境许可证，算是诽谤？还是因为没有人要跟我讲话，没有人可以听我诉苦，就是诽谤？没有人有反应。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实质。我不愿卷进一个在那儿我认为我自己是个外国人的国家的政务。我要从这里离开。我要住在以色列。我的愿望与苏维埃法律并不矛盾……

“我不是要求怜悯。请听听理性的声音：

“让我走！

“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还能够有感觉，我将尽全力以得到一张去以色列的出境许可证。就算你认为可以为此而判我有罪——无论如何，只要我能活到被释放的一天，就是在那时候，我还是准备出发去，即使是步行去，我祖先的家园。”

(签名)“科楚比耶夫斯基”

这个青年直到今天还身系牢狱，这只是因为他要求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下去。

136. 在过去几个月内我提出了很多苏联犹太人对大会、秘书长、人权委员会的呼吁，请求准许他们和家庭重聚，和他们在以色列犹太国的人民会合。只在数星期前，我提交了一封由五百多名苏联犹太人签名的呼吁信。在那封呼吁信上的签名者的名字之间，“不到以色列毋宁死”这样的字句不断出现。

137. 还需要举出什么别的理由才能使苏联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了解这些留在苏联的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的重大悲剧呢？还需要举出什么理由才能使他们了解这个严重问题的存在，而唯一处理方法是遵守宪章、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并给予他们以离开并在犹太国里象犹太人一样生活的权利呢？

138. 最后，再就一点说句话，这一点曾被苏联

代表们再三在此提起，特别是当他们试图为他们对我的人民和作为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攻击而辩护的时候。那个论点是这样的：“也许二十三年前我们支持了以色列国，支持了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以色列国已改变了它的政策；民族解放运动今天已倒向侵略”——我想我在某处听到这种说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改变了的原因”。不，历史不能以在这个讲台上发表的政治声明来重写。一九四八年我们并未向阿拉伯国家宣战。我们在一九四八年受到阿拉伯国家入侵的。他们向我们宣战。他们拒绝和我们讲和已有二十三年之久。如果他们是象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先生和马立克先生自己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年在联合国所声称的那样，是侵略者，那么我们成功地击退那次侵略，在它的影响下生存了二十三年，击退阿拉伯军队的事实，并不改变历史的真相：侵略仍然是侵略，不管政治风向在这个或那个首都使某些政府对某一时刻的情况作怎样的看法。不，马立克大使，我们并未改变；是你改变了，你的政府改变了。因为在一九四八年你维护宪章；你承认我的人民的民族解放和自由与独立的权利；你支持我们，你谈到过阿拉伯的侵略。而今天你毫不保留地和盲目地使自己和不断对我们交战的阿拉伯人打成一片。我们没有改变，我们仍然在为我们的生存斗争，我们仍然为了要求我们邻国承认我们的独立权利而斗争。我们以痛苦和牺牲的高价取得成功的事实并不改变历史的真相。

139. 但是我想你也还会改变，因为我知道叶夫根尼·叶夫图申科的诗里所反映的精神将会取得胜利、会占上风、会比过去几天对我们发出的敌意的、仇恨的和辱骂的叫嚣持久得多。

140. 我知道就是在苏联也有善意的人民，他们终将取得胜利，因此我们所有的人——包括以色列和它的阿拉伯邻国——最后将生活在兄弟般的睦邻关系、和平和安全之中。

141.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没有人应当宽恕对于包括犹太教在内的任何宗教的信徒所采取的不容异己态度。

142. 特科阿先生说过犹太人从罗马时代以前——我相信他心里想到的是尼布申尼撒——起并且

贯穿整个历史一直受到迫害；他也许可以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在理论上说一直到法国革命。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细谈宗教上的不容异己的历史背景。

143. 历史上一直到很近还是有宗教上的不容异己现象。诚然在有些地区现在仍然有人作为一种过去的遗迹在实行宗教上的不容异己。但是我必须请在座各位同事注意：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之间而且天主教会内部也有宗教上的不容异己。我们知道有宗教裁判。新教成立后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有过宗教上的不容异己。对犹太人，但是不仅是对犹太人，也有过宗教上的不容异己。宗教上的不容异己在过去若干世纪以来是风行一时的。

144. 但是特科阿先生把问题混淆了。他想要开倒车。他想要把一种宗教说成一个民族。这已经由基督教，由基督教的两个派别一度试过：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和拜占庭。

145. 我们于是发现，过去当民族主义盛行时，一种信仰的人与同一信仰的其他人斗；站在民族的立场，天主教徒同天主教徒斗；新教徒同新教徒斗；并且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有时与天主教徒或与新教徒斗。

146. 在伊斯兰教里，没有单一的伊斯兰民族；也没有伊斯兰种族一类的东西。各个穆斯林国家之间最近曾互相争斗过。而且就在这点上，我认为，特科阿先生把问题搞混淆了。

147. 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犹太人也不是一个民族。特科阿先生想要把一切犹太人说成一个民族，一个种族。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是在开倒车。这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和其他的人，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导人，都是在利用这一崇高的宗教，一神论的宗教，作为实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一种动力。这就是为什么他想把每个犹太人都看做属于同一个种族。

148.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有时是肤色漆黑的，如象黑种人一样，可是我知道有金发白肤的欧洲犹太人。我们知道有哪些主要的种族。这是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的。这不仅是巴鲁迪在告诉你们。有白色人种，有时叫做高加索人种或印欧人种。有黑色人种，有黄色人种。有叫做红印地安人的人种，这大概是属

于亚洲的蒙古种。有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西伊里安的土著人民，这些是主要的种族。

149. 我认为没有纯粹种族那回事，因为人种学家甚至告诉我们种族已经混合起来了。特科阿先生能否告诉我们：假如一个犹太人母亲与一个异教的父亲，非犹太人的父亲，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应该属于哪个种族呢？

150. 这是信奉一种宗教的问题，是选择一种信仰，不是篡改人类学和人种学的结论。所以特科阿先生在这里和在其他联合国机构的演说中都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他的前提是站不住的。并没有犹太种族那回事。

151. 其次我们谈到人民。一种人民可以是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一种人民，象美国人民。他们也许是白种人；他们也许是黑种人；他们也许是混血种人——黑白混血种人；他们也许是波多黎各人；他们也许是夏威夷人；但是他们构成美国人民。在美国有许多种宗教，在美国也有不信宗教的。有的人不信仰任何神，象共产党的党员，他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听到苏联代表讲过苏联不阻止其他人民奉行他们的宗教。我现在讲的话也适用于苏联的人民，但是我目前住在这个东道国并且已经在这里住了三十年，所以我一定了解美国的一些情况。此地有天主教徒，有新教徒，还有各式各样的其他基督教派——我不想去一一列举。单是在加利福尼亚就有大约一百五十种宗教。还有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也有各种不同的教派而且那些犹太人或许已经同其他种族混合了，因为性比宗教更有力量，这是我必须告诉特科阿先生的一点。

152. 假如一个基督教徒爱上了一个犹太女郎，他完全忘掉了他的宗教。拉比说，“好的”——他们是实事求是的——“现在让我们使他成为一个犹太人吧”。当他成为犹太人时，是否他成为一个属于不同种族的人呢？这是问题所在。特科阿先生，你想在这里欺骗谁呢？讲话要有科学根据，不要花言巧语进行辩论。我对俄文一字不识。你可以引述俄文来卖弄你的学问，卖弄你的关于俄国文学的知识。但是一个俄国人已经告诉了我，“他引述得不对”。我说，“我不知道。他也许对，也许不对。我对俄文完全不懂”。你把

问题搞混了，特科阿先生，并且这不是你初次这样做。我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种族。

153. 第二，我认为犹太人并不构成一种单一的民族，但是特科阿先生想要用武力、用灌输思想、用开倒车的办法把一种宗教变成一种民族；我们要告诉他，在历史上这样做已得到相反的结果。我们从这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得知，他们想要使自己同美国人打成一片。他们并不忠于以色列。当他们不买以色列公债时，他们受到敲诈。这是为什么美国渐渐成为无力偿债的国家，它卖出美元，今年夏天我看见了美元在欧洲象蝴蝶一样浮动。

154. 至于七十八个美国参议员，他们都喜欢选票。这七十八个参议员被人洗了脑筋，但又没有真正被洗脑筋。他们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如何通过宣传工具使他们得到选票。我的亲爱的谢泼德先生，你是一个航天员，假如你留在月球上而不回到这个地球来，那就更好了。

155. 他们以为他们在欺骗谁呢？

156. 接着特科阿先生同我们谈论“犹太人的人权”。如果有人讲“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人人都有的人权”，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是单挑出犹太人的人权来讲，好象他们有一特别种类的人权而其他的人有一种不同牌号的人权。前几天，特科阿先生对于许多人仍旧相信锡安长老议定书表示了惋惜。就我个人来说，作为一个不足道的研究者，我不想妄置可否，因为如果我挑起这个问题，那就会引起很大争论。但是有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总之他不是俄国犹太人，而是一个美国犹太人——告诉了我，“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一举一动好象把锡安长老议定书信以为真”。我不去详细地讲。我现在引述是因为特科阿先生在这里引述了许多人的话。

157. 接着他谈的不是“人权”而是“全世界的犹太人民的权”——他把“权”字前的“人”字去掉了。那天，在安全理事会的第五八一次会议上，我已经要求举行一次民意测验来查明散布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愿意以他们各自本国的首都为其自己的首都，还是愿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犹太人想要认以色列为他们的国家，这对我们阿拉伯人来

说是重要的，因为，说到底，如果巴勒斯坦将接受全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那就意味着扩张。我们要求测验民意，不仅是为了统计的缘故，而是要看看我们所处的地位。假如拥有三百万犹太人的苏联将赶走犹太人——苏联并不这样做，因为许多犹太人不愿离开苏联——那就是说叙利亚将被住满；不仅是西奈半岛而且埃及三角洲的一部分也须住满。一共有二千五、六百万犹太人。

158. 我认为，不属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那些犹太人是忠于他们出生或归化的国家的，但是特科阿先生却称他们为“我的人民”。我同参议员贾维茨先生很熟。我不知道他应当是以色列的参议员或是美国的参议员，因为不管他喜欢不喜欢，特科阿先生认为他是他的人民之一。他是什么人，一个美国议员，还是以色列议员？让我们把事实搞清楚，让美国人自己来决定，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支持或反对什么事或什么人。

159. 特科阿先生希望把各种国籍的一切犹太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都收集到巴勒斯坦去，其收集办法不是用武力或强迫，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说，“你们是上帝的选民。你们是一种不同的人种”——我已经说过，这在人种学和种族观点上来讲是不正确的，站不住脚的——“你们应当一齐聚集在巴勒斯坦”，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篡夺的巴勒斯坦。我说“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一种东方犹太人的运动，而是在公元七世纪时改信犹太教的从亚洲北部来的已知为土芬血统的卡扎尔人的一种运动。他们改了教，正如圣奥古斯丁使英国人改了教一样。但是那并未使皈依基督教的英国人成为闪米特人。

160. 接着特科阿先生谈到反犹太主义。请看看我的头盖，这是闪米特型的头盖，再看看我的鼻子；然后看看特科阿先生的头。我看他象个俄国人。可是他说我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无疑在第一世纪时住在现今叫俄国的地区的一些部落变成了俄国人；就此事而言，乌克兰人和任何其他俄国人也是如此。这没有什么不对。但是那些俄国人，无论他们是有神论者或无神论者，并未说“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事实上，他们之中有的人完全不信上帝。但是我听说，他们之中

有的人仍然上教堂，在圣像前点燃蜡烛。我认为苏联让他们作礼拜是贤明的，因为宗教对于担心死亡的人影响很深；他们想要相信死后仍然继续存在。但是我不是在讲来世论；我是在讲特科阿先生的发言，他的不科学的、滔滔不绝的和论战式的发言。他以为将有很多人在电视旁听他讲话，从而他能够煽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狂热；然后在下次，我不知他们将从哪里的屋顶上开始发射枪弹。

161. 这里附带插一句对美国讲的话。布什大使是不是坐在这里？我是在向美国讲话。美国大体说来采用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法律。这不是插话，这是有关的。根据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教唆者或煽动者在他所煽动或教唆的任何罪行中就是一个教唆犯。我记得在联合王国过去有某一匪徒想要杀死一个警察，所以他挑选了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你们也许记得这件事；当时在联合王国曾轰动一时。那个匪徒告诉那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说，“这是折磨我们的警察，开枪打他”，并且把这个警察指给他看。这男孩击毙了可怜的警察。男孩没有受到伤害。自然，他被送进了感化院。但是谁受绞刑呢？英国人在那时还有死刑，他们绞死了教唆这个男孩行凶的人。

162. 但是这里——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讲一句公平的话——他们之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想用暴力；只有他们之中以为使用暴力后还能逍遥法外的一派才想用暴力。还有其他派系，非犹太人，异教徒，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并以为他们在这个国家里能够教唆和煽动人民去犯罪而仍然不受处罚。我过去认为渗入了美国法律制度中的盎格鲁撒克逊法如今在哪里呢？我想请求我们的美国朋友去调查一下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干涉他们的内政。我们也绝不是他们应做何事的公断人。但是在这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属和我们的子女的生命到底都受到这一切的影响。我们受到了威吓。

163. 我的插话完了。我们现在回来讲特科阿先生。

164. 特科阿先生说世界上的犹太人都是“他的人民”。是否来到美国的任何犹太人，象现今的任何其他移民一样，为了此事，都应当请求特科阿先生的政

府的许可，以便知道他是否应当前来并在美国或在任何其他国家努力积蓄他的财产呢？这件事有各种各样的含义。他们利用犹太人的感情，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每天都听说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是犹太人。我们应当对谁忠诚呢？是对我们出生的国家或归化的国家呢，还是对这个篡夺者以色列国呢？”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使犹太人感到为难呢？你引起了犹太人内心的冲突，特科阿先生。你在欺哄他们，蒙骗他们。我确信你是在不知不觉地、盲目地这样做。你对你自己一再说那种精神错乱的话：你是上帝的选民，你是在巴勒斯坦被选中的。可是现今你们的大多数领导人来自东欧并且他们的发源地也是那里。我们，这个地区的人民，认为这简直是对我们的殖民主义入侵。这正如中世纪，一〇九五年的十字军。十字军是一个政治运动，虽然动机是宗教的。我在前几天已经提到，那些十字军，那些怀着如行者彼得所说，圣墓应当从异教徒手里抢夺过来的想法的人，认为“也许我们得不到成功，因为我们现在派往那里的人都是罪人。让我们派遣一支儿童十字军吧。”后来他们在路途中把参加儿童十字军的儿童作为奴隶卖掉了。这是历史。

165. 这一切是过去发生的事。但是这是用曲解一种崇高宗教的办法来鼓动起的一次殖民主义入侵。你不能够将一种宗教变成为一个种族，你也不能够将一种宗教变成为一个民族。如来佛是在基督以前五百年左右生于过去为印度一部分的尼泊尔。是不是中国人，佛的信徒——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帝王时代的中国——因为如来佛生在那里就声称尼泊尔应当是中国的一省呢？除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我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因为犹太教的先知们过去活跃于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所以应当属于他们。他们惯于说，“上帝把巴勒斯坦给了我们”；但是他们不再这样说了，因为——他们说——“巴鲁迪将要求我们拿出地契来看”。哪里有盖上印证明上帝把巴勒斯坦给了他们的地契呢？我说上帝并不在做地产生意。

166. 要记住大卫在《诗篇》之一里说过：“地与地上万物，都是属于主的。”他没有说明其中的各个部分。你们信仰上帝的人和不信仰上帝的人都嘲笑任何此种肯定说法——也会为此嘲笑任何上帝。而他们想

要重行创造自由。我是在讲我摘记下来的特科阿先生的话：“……在那小块土地上”——巴勒斯坦——“重行创造我们的自由”。

167. 你们成群结队地从外面来重行创造你们的自由——使什么人吃亏呢？使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吃亏，他们之中有许多可能是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我的家族在伊斯兰教创始以前已经存在。他们之中有的是穆斯林，有的还是基督教徒——因为我们在信奉伊斯兰教以前是基督教徒。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发现过一个犹太巴鲁迪；也许有一天我能找到一个。

168. 所以，我们一再得出的结论是：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利用一种崇高的一神教作为实现政治和经济目的的推动力量的一种运动。

169. 让我赶紧说明为什么我们阿拉伯人是如此忧心忡忡。我们实在是发寒热，因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象他们以前的十字军一样，在中东的国家和社会里构成一种外来因素，如同以前的十字军一样，这一外来的因素造成了一个脓疮；这说明我们为什么发寒热。我在用一种比喻的说法。因此你们应当知道为什么我们阿拉伯人处在这样一种动乱的状态之中。

170. 每次他都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犹太人和异教徒带来说不尽苦痛的插曲；六千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了。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或一九五〇年以来我就听到马立克先生提到苏联死了两千万人。这是极可惋惜的事。还有残废者和孤儿寡妇。无疑犹太人也有许多人死亡了。但是，我没有发现俄国人，或死亡了约一千万人的德国人因此而为死者呼号。死者已矣，但愿上帝使他们的灵魂安息。还死有其他的人；他们不是死于非命，就是寿终正寝。是不是因为希特勒在欧洲的过分为行，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有理由从国外来霸占巴勒斯坦当地人的家园并在巴勒斯坦造成悲惨局面呢？犹太人为了自圆其说，就这样告诉我们：他们必须到他们的家园去，因为这个地区在二千多年以前当被称为迦南的地方的时候，在我们犹太人从美索不达米亚来以前，在迦勒底时代以前，它就是犹太教先知们的发源地。让特科阿先生攻读一下圣经，假如他因为全神贯注于文词而没有时间，那

末有许多犹太学者将能证明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和告诉他的话。不要让他漂亮的言辞混了过去。

171. 接着他说：“你们叙利亚人”——我的叙利亚同事会为他自己和他的国家讲话——“你们甚至有某些民歌”。我必须说他可以稍微提高一下他的阿拉伯语的水平，因为特科阿先生的子孙有一天可能被同化，象我们阿拉伯人同化十字军一样。他是用英语拼法来朗诵阿拉伯文的，这证明他甚至不是属于这个地区的人。但是这是很简单的——有人在大马士革的街上唱过一首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直到今天才听到他用英语字母朗诵了这首关于希特勒的歌：“天堂有上帝，地上有希特勒”。阿拉伯人过去痛恨英国人，痛恨骗子贝尔福。贝尔福当年告诉罗纳德·斯托尔斯爵士——顺便说一句，他是在开罗的一个阿拉伯语学者——但是不要觉得问心有愧：那是过去一代的事——当罗纳德爵士说这份后来被叫做贝尔福宣言的文件是一个问题的时候，贝尔福说（我译大意）：“年轻人，这是大英帝国的一个伟大的实验。”不是为要得到犹太人的青睐。现在大英帝国在何处呢？凡是建立在非正义的基础上的任何事物一定要衰落下去，象大英帝国那样。

172. 他们，那些大马士革人，看见了来自东欧的那些卡萨尔人屠杀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后——说一句对他们公平的话，他们自己也被阿拉伯人屠杀——是如此痛恨，以致说：“假如希特勒能够解决犹太问题，我们就很高兴。”

173. 好的，我来提醒你们一句邱吉尔先生所说的话；这句话是人们知道的，是写在他的书里的。有人问他（我还是在讲述大意）：“你，一个托利党党员”——或者讲得温和一点，一个保守党员——“对于你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苏联结为同盟，如何能受得了？”邱吉尔先生回嘴说：“只要我能打败希特勒，我愿同魔鬼结为同盟。”所以，如果邱吉尔，联合王国的贵族马尔巴勒家族的后裔，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街上的人不应唱一首歌呢？“但愿上帝使希特勒坚强，假如他为我巴勒斯坦人民驱除犹太人。”这是意气用事的话；这是不对的。当人民愤恨，当他们被屠杀被迫害的时候，你不能够仅仅根据群众唱的某些轻浮的歌曲来评判他们。

174. 过去五十年以来我一直感到奇怪，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会有如此奇怪的行为，后来我得到了结论，那就是一个犹太人有一次告诉我的话是对的。当时他说：“瞧，我的朋友贾米尔，我们犹太人因迫害而兴盛。”我说：“为什么？”他说，“当我们受到迫害时，我们受到挑战；作为少数民族，我们努力去战胜这一挑战，但是我们必须有一股动力——这个动力就是：我们总是受到迫害。于是我们相信我们总是受到迫害。”

175. 特科阿先生中伤了苏联，说它虐待犹太人。但是他忘记了当年和列宁在一起的共产党人有许多都是犹太人。他忘记了现今有许多犹太人因为他们的成就而得到列宁奖金。不，他只看见他想看的东西；他好象是一匹戴着眼罩的马，道路毕直地摆在前面。他看不见两旁的任何事物。他想要三百万犹太人都从苏联来到巴勒斯坦；如果马立克先生不设法说服本国政府应当这样做，那末他们将要求巴鲁迪叫苏联这样做。

176. 请听听这个。这是我今天收到的一封电报。主席先生，就是这个。这是一封确实的电报。这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议定书。

“巴鲁迪先生，你是一个伪君子；”——你们应当见到我有时受到的下流的咒骂；这不算什么——“叫柯西金放我的同胞走。”

天呀，我们同苏联没有关系。我是个阿拉伯人，因此苏联愿意听我讲话，我有时规劝可怜的马立克大使，但是我并不想告诉你们我规劝他什么。我们大家都就苏联或美国的政策或别的什么问题互相规劝。

177. 我是个伪君子？瞧瞧这是多么意气用事。他们要我去打扰柯西金，好象他们认为沙特阿拉伯同苏联有外交关系。既然他们叫我伪君子，我怎样会向柯西金说情呢？你们看出意气用事么？这是特科阿先生的意气用事——“我的人民”：这是居住在布鲁克林的“他的人民”之一。

178. 假如某些犹太人，不是一切犹太人，有迫害变态心理，我们应当叫他们去找犹太精神病医生——而且在这个城市里大多数精神病医生都是犹太人——把他们从他们自从不知何时开始就备受折磨的迫害之中解放出来。让我们找出那些因素，并且我相

信——我不是精神分析学家，但是我年轻时学过一点——也许精神病医生能够解放他们，然后这些犹太人就可以象这里的其他每个美国人一样自由地行动。我只是在讲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讲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是正常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俄国犹太人是正常的。非犹太复国主义的法国犹太人是正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时常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我说，“他们是你们同一教派的人”，但是他们说，“他们是我们同一教派的人吗？他们是卡萨尔人；他们不是来自这个地区。”我说，“我在过去五十年未能说服他们。你如何还要我去说服他们呢？”他们有一种变态心理。让他们去看精神病医生并消除那种变态心理：“我们因为是犹太人所以受到迫害；我们应当有特别权利；我们应该有一块土地，这是根据上帝所答应的我们将回到以色列去的诺言。”而且他们还在等待救世主。那是他们的特权，但是不要牺牲这个国家的一直居住在那里的过去是犹太人的土著人民。不是一切犹太人都离开了巴勒斯坦；不是一切犹太人在希特勒时代都离开了德国；否则就没有如此多的人被烧死了。只有富有的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并且当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只有富有而有势力的犹太人离开了那里。也许那些犹太人中有的人现在是基督教徒；或许他们之中有的人现在是穆斯林。他们是巴勒斯坦的土著人民——不是由于宗教而是由于人种和文化。

179. 而且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你们是反犹太主义者。”我们是闪米特人。我们能够反对我们自己吗？阿拉伯人是反犹太主义者吗？够了，这太过分了！

180. 犹太复国主义者似乎有耳朵，但是听不见；他们似乎也有眼睛，但是看不见。我不是在以嘲笑的口吻或以任何仇恨或怨恨的心情讲这样的话。请相信我，不管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或非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看来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宗教的人都是人类。我们大家之间有人类的共同关系，就此事而言，此种共同关系应当超越以意识形态或以宗教或以任何政治哲学为根据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181. 我讲这点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犹太复

国主义者把这种迫害变态心理变成了一个世界性问题，这种变态心理的主旨是犹太人每人都应遵从以色列政府作出的规定。我再讲一遍，这种变态心理所依据的论点是：假如你是犹太人，不管你在哪里，你都应当遵从以色列政府作出的一切规定。

182. 无论在苏联或在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的阿拉伯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口号都是，“放我走，放我走。”我们没有叫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采用这样的口号：“别打扰我们，别打扰我们。”

183. 那些旨在激发人们想象力的刻板式的短语是属于巧辩性质的。“放我的人民走！”什么人民？美国犹太人吗？俄国犹太人吗？法国犹太人吗？犹太人，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都应当到以色列去吗？不。他们说，“放他们走吧。”但是情报机构最后不会放松他们，一直逼得他们发了狂，而他们还不得不到巴勒斯坦去。

184. 我可以代表巴勒斯坦人在这里说：“别打扰我们吧；看在老天分上，别打扰我们吧。”

185. 特科阿先生所提到的联合国宪章并未把巴勒斯坦交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去分治。当年是用施加压迫和收买的方法对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宪章保证了自决原则。一九四七年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我参加了那届会议——违反宪章，不顾巴勒斯坦当地人民的自决权，准许碰巧是犹太人的来自东欧的外人到圣地去定居下来，他们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把圣地弄成了暴力、流血和苦痛的场所。

186. 除非受真正宗教感情驱使的犹太人决定住在巴勒斯坦，不是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之下生活而是作为以殷勤对待外客著称的巴勒斯坦本地人民的真正的兄弟姐妹一样住在那里，否则，不管特科阿先生和他那一伙人怎么能言善辩，巴勒斯坦仍将没有和平。

187.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对以色列代表的讲话进行答辩时，只需要讲一点。他的话同以往一样充满了毁谤、反苏和反阿拉伯的言论，以及种族主义的煽动和对其他民族的一种病态的仇恨。

188. 这是对于我三年半以来在安全理事会、大

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里听到的以色列代表一切讲话的概括。现任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特科阿先生在他担任以色列驻苏联大使的任期内已经是对苏联抱有病态敌视态度的一个有名的外国人，记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89. 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书《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有毒武器》提及特科阿在苏联期间的拿手好戏之一：

“以色列驻苏联大使 Y. 特科阿同大使馆三等秘书 J. 卡茨来到了敖德萨”——黑海边的一个城市——“他们做的头一件事是去到市集装成旅游者，在那里他们招揽了一群闲逛的人在他们的汽车旁边，开始赞扬以色列的生活，把它捧上了天。这两位外交人员还散发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印刷品和各种小装饰品给旁边的每一个人，这是要使这一群人对于‘天国’的繁盛兴隆深信不疑。

“这两位外交人员在敖德萨游历了两天。在街上和在餐馆及店铺里他们用赠送纪念品做幌子散发反苏的犹太复国主义小册子。”^⑤

190. 那是一个外国驻苏联大使的所作所为。我想有这么杰出的大使在座的这次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以色列驻苏联大使的这种行为是适当的。

191. 特科阿先生到处散发“反犹太主义”的帽子，甚至把反犹太主义加在苏联头上。他的关于巴比雅的谰言已经由乌克兰外交部长谢维尔同志在他的讲话里出色地予以揭露了。

192. 我愿意坚定地、断然地对苏联有反犹太主义的谰言加以揭露和驳斥。在苏联没有反犹太主义。但是有犹太复国主义。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现象。

193. 自从我做学生的时代起，我的一些最亲密的朋友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犹太民族的苏联公民。我们，苏联的革命后的一代，是由列宁的党本着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尊重世界上的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精神抚养成人的，所以我们对于包括犹太民族在内的任何民

族或人民都没有偏见或成见。但是在十月革命后受到邱吉尔的干涉、希特勒的侵略和意图扼杀苏联的包围，我们恨透了侵略者。我们牺牲了两千万最优秀的儿女去维护我们的自由和独立与我们祖国的主权。我们完成了一桩伟大的历史性的功绩：我们把我们自己和整个世界从法西斯的灾祸中救了出来。我们拯救了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194. 你真不害羞，特科阿先生，因为你到这个崇高的讲坛上来毁谤我们，毁谤伟大的苏联及其有一百三十多种民族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的友爱的各民族大家庭。这只有精神失常和对我国抱有病态仇恨心理的人才能做得出。而特科阿正是这种人。

195. 关于犹太复国主义，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向全体大会说：不错，我们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我们不是反犹太主义者。特科阿先生歪曲事实、玩弄字眼，并以过去的历史和犹太人民的苦痛作为资本进行投机。他力图肯定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他故意隐藏和掩蔽这两种现象之间根本的不同之处。

196. 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呢？

197. 这个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已经由我们的同事叙利亚常驻代表图迈赫先生在昨天（第一九七三次会议）的发言里出色地说明和揭露了。我对于那位伟大博学的研究犹太复国主义的学者的言论不能够再有什么补充的了。犹太复国主义在口头上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但是在行动上是无耻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

198. 凡是在他们能够这样做的地方以及从这个讲坛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表特科阿，总是宣称他们过去一向是并且现在仍然是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但那不过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头目企图用来遮盖其真面目的一种蓄意捏造的故事。实际上，事实恰好相反。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一向是并且现在仍然是法西斯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的精神上的兄弟、承继者和门徒。

199. 法西斯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具有同样意识形态的特点。两者都体现出帝国主义者和最反动的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两者都是革命和民族解放运

^⑤《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有毒武器》（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第144页。

动的不可宽恕的敌人，都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两者都是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者。唯一的不同是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制造了对“雅利安优秀种族”的崇拜，而犹太复国主义者现正努力制造一种对“犹太超级种族”的崇拜。这是唯一的不同之处。

200. 这里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旁观者》提供的文件证明：

“以色列学校里现在”——我强调“现在”二字——“教的经教育部”——我强调“教育部”——“正式批准的犹太哲学教科书的序文说：‘犹太民族是按其种族、教育和发祥地的气候而选出来的民族。’”^⑥

特科阿先生曾经从这个讲坛上设法说明，“选民”的概念是从遥远的圣经时代开始就有的一种宗教概念。这里是犹太学校所用的教科书里对于什么是选民的解释：

“犹太族是一切种族中的最优秀者，因为它是从每一代人中挑选出的最优秀者所组成的。上帝自己所创造的亚当是十全十美的。亚当有许多儿子，其中最优秀者是塞特。他被选出来继承亚当的种族一直到犹太民族的形成。塞特有许多儿子，其中最优秀者是以挪士……”^⑥

如此等等。这是文件证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学校里教什么呢？他们教的是对其他民族的仇恨和把犹太民族提升为优秀民族。

201. 这与宣传崇拜雅利安民族、力图使雅利安民族成为全世界的主宰和在相似的哲学书籍里教一切其他民族都应变成使雅利安民族滋长的肥料的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的哲学有何不同呢？

202. 因此我们说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种族主义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种族主义之间没有大的不同之处。

203. 如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讲过和证明过的，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关于犹太人惟我独尊的各式各样的无稽之谈都不过是一种天

真烂漫的宗教上虚构的故事，而犹太复国主义的理论家正在把这种虚构的故事作为厌恶人类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和以色列的政策的基础。

204. 特科阿先生在这里朗诵了一封显然是伪造的苏联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来信。显然我们也有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许甚至有一支以色列的“第五纵队”。而且在特科阿任驻苏联大使时他无疑帮助灌输了犹太复国主义。他提到了一个据说是犹太姑娘——被学校开除了的一个学生——的事件。由于行为恶劣或进步很慢，我们的学校能够开除任何学生——犹太族、俄罗斯族、乌克兰族、格鲁吉亚族或任何其他民族的学生。把这种绝对不能证明什么的事提出来作为证明压迫犹太人的事实，这至少是同身居联合国会员国代表高位的人不相称的事。

205. 我能够引述苏联犹太人的许多其他的信来答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毁谤。这里是一个属于犹太民族的苏联公民，D.舍英茨维特博士，写的一封充满了愤怒的信。他说：

“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所说的反犹太主义盛行于苏联和苏联犹太公民受压迫的毁谤性谎言，和她所作的一切犹太人的祖国应当是以色列的讲话，深深地激怒了苏联犹太人。牢不可破的纽带把苏联犹太人同他们的唯一祖国苏联联结在一起。”

206.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最亲密助手和忠实学生中有一些属于犹太民族的杰出领导人。苏联的第一任主席是一个犹太人——斯维德洛夫同志。

“成千成万的犹太民族的儿女和我们国家其他各族儿女”——苏联犹太人的信接着说——“在卫国战争中为了祖国的荣誉、自由和独立，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在和平时期，苏联犹太人也是积极地工作，专心致力于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等所有各个领域。

“犹太科学家、杰出作家和诗人、作曲家、戏剧和电影工作者和棋手是举世闻名的。通过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对苏维埃祖国的繁荣和光荣作出贡献。苏联犹太人的全部生活和活动令人信服地证明他们深深植根于他们出生和被抚养成人的

^⑥发言人用英语引述。

国土中。那个国土是他们的惟一的祖国；他们过去不曾有过，现在没有而且也不能够有其他的祖国。”

这是一个苏联犹太人对毁谤者特科阿的回答。特科阿声称犹太人在苏联没有受教育的机会。这是诽谤性的谎话。我断然驳斥这种诽谤性的捏造。我将提出两项数字。在高等和中等教育机构肄业的学生人数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八二；在高等和中等教育机构肄业的犹太学生占苏联犹太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一五。这是具体的数字。苏联任何其他民族成员在高等和中等教育机构求学的人的百分比都没有这样高。

207. 特科阿在他的讲话里企图欺骗大会。他真是不害羞！

208. 我还有一封居住在基辅的一群妇女的信。她们在信里说：

“我们苏联犹太人不认识以色列的领导人，我们也不愿意认识他们，因为象他们那样的人在我们的眼里不是人。他们没有祖国，并且他们绝不了解祖国一词的完全意义。我们愿意叫他们想想那些过去在巴比雅活埋犹太人的人和那些杀害和烧死儿童和老年人的人。他们那么快就忘记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所受的苦痛！今天，当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我们的丈夫和父亲在前线和无辜受害者在当年被占领地区内所流的血还没有干的时候，他们就想让犹太人进一步受苦痛，强迫他们作进一步的牺牲。梅厄一类的人和达扬一类的人把他们自己出卖给了当年毁灭我们的幸福和二十五年前毁坏人类的那些家伙。

“他们打错了算盘。他们所指望的那种犹太人在苏联是不存在的。我们苏联妇女，当年因为我们的丈夫在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死亡了，担起了抚养幼子女的责任。祖国帮助我们抚养和教育他们。

“犹太复国主义者，你们不要去管他人的闲事！”

这是苏联犹太人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答复。

209. 我已经说过，就在前天有一大群苏联游客

到达纽约，其中有科学家、将军和医生。他们之中有世界闻名的德雷冈斯基将军。他昨天穿着制服在纽约电视上出现。他揭露了犹太复国主义，它的罪行和不法行为。那是一个苏联犹太人的声音，真正的声音，而不是特科阿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希望听到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的声音。

210. 特科阿引述了卓越的当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的诗；但是他曲解了他的诗的实质。叶夫图申科，当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哀悼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犹太人所受的痛苦以及苏联各族人民所受的痛苦。但是他没有哀悼犹太复国主义。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谴责是无情的，如同每一个其他苏联公民一样，无论他是属于哪个民族。

211. 特科阿先生可怜巴巴地呼号说，我们国家为法西斯占领时受害者树立的纪念碑没有特别提及受害者是属于犹太民族。但是那是一种荒谬的要求，是对一切苏联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对一切死亡了的苏联受害者的侮辱。

212. 乌克兰外交部长谢维尔同志引了一个数字：十三万名苏联公民在巴比雅遭到折磨并被埋葬在那里。其中包括七万名犹太人，其余的六万人属于其他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吉尔吉斯、哈萨克等民族。我们国家有一百三十个民族。是不是我们应当开列一张无穷的名单：犹太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等等呢？那至少是荒谬，是污蔑。我们为一切受法西斯主义之害的人，为那些为我们祖国的自由，为全世界的自由，为非洲和亚洲的解放和为使以色列国能够产生和存在的和平而斗争的英雄建立了那些纪念碑。

213. 特科阿先生提及了我的朋友、同事和前任，现任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先生历次在联合国的讲话和我历次的讲话。

214. 是的，我们说过赞成以色列存在的话，我们是说了算数的。但是在目前以色列是侵略者，它忽视联合国，忽视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在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第 2734 (XXV) 号决议〕以及许多文件里重申的基本原则——不许以武力夺取他国领土的原则。

215. 这是事实。现在以色列成了侵略者，我们同联合国其余的会员国都反对它的政策。

216. 特科阿先生对于安全理事会已有数十次谴责以色列为侵略者的事实，一声不响。图迈赫大使提醒了我们这件事。以色列由于它的侵略行为在大会第二十五届纪念会议的一项决议里受到了谴责。特科阿先生，你要的是什么呢？难道你要我们赞扬你们那种行为呢？别想我们会赞扬你们。

217. 我们在坚决地进行反对任何形式的侵略，反对任何形式的国际暴政的斗争。我们一向大声疾呼，维护受侵略之害的国家。因此，我们对于遭受以色列暴力和侵略，遭受国际海盗行为之害的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是如此同情和了解。所以不要盼望我们会做侵略者的朋友：苏联过去从来没有做过而且将来也绝不做侵略者的朋友。

218. 特科阿先生就一九三九年我们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一事对我们进行毁谤。他知道得很清楚，尽管他不讲：这项条约帮助制止了希特勒在那时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时西方国家还不愿同我们结为同盟和进行合作以反对希特勒。我们在那时仍然是孤立的。我们必须争取时间，改组我们的陆军、准备新的武器、加强我们的国防。通过这项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争取了大约两年的时间，延迟了希特勒对我们祖国的侵略。这使我们有可能摧毁动员了全部欧洲来攻击我们的希特勒战争机器，救了我们自己——并且也救了你，特科阿先生。假如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在库尔斯克和在苏联武装部队与希特勒军队之间一切其他有名的历史性战斗中没有获胜，你就不会存在并且你也不能走上这个讲台来毁谤我们了。

219. 作为以色列前驻苏联大使，你应当能够了解这事，如果你不是因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苏联的仇恨而瞎了眼睛的话。

220. 从所谓保卫犹太人联盟一类的组织在美国当局的纵容之下现在在美国对苏联机构和组织采取的土匪行动中可以看出一种典型的法西斯特点。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在这个讲台上喊出与自称为保卫犹太人联盟的匪徒所喊的口号相同的口号的特科阿先生本人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卑鄙袭击和恐怖行为直接有关。

221. 以色列代表在这里作的讲话是一种牵制战术。他对于美国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所挑起的恐怖行为没有片言只语的谴责。他没有不承认他们。他没有谴责采用法西斯暴力、恐怖和诽谤方法的这个法西斯式联盟的极端分子。在他的讲话里，他对这些匪徒和恐怖分子给予激励和精神支援。这就是在这里从大会的讲台上发言的以色列代表。他放肆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要求尊重人类和人民的权利，但是他没有讲一句话来谴责犯下了空前未有的国际罪行和开枪射击一个派驻在联合国的外国外交代表团的匪徒和恐怖分子。他对于这事一声不响。这就概括说明了他的彻头彻尾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

222. 这一群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拉比卡哈尼新近从以色列回来。我已经说过，当他到纽约时，他立即在电视上出现并且直接威胁要对苏联外交人员采取恐怖行动。

223. 以色列代表从报纸上和从这里作的发言中都可知道此事，但是没有谴责卡哈尼所作的这类罪恶的讲话。我们有权质问以色列代表和以色列政府：谁鼓动了刚从以色列回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卡哈尼的此种凶恶的声明和此种罪恶的计划呢？谁把这种罪恶的思想灌输到他脑子里去的呢？他奉了何人的指示在纽约对苏联外交人员采取这种犯罪行为，从事恐怖行为呢？

224. 人们不难看出，他从以色列带回来了这一大堆的罪恶意图。结论是明白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在这个国家内的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和保护人对于在美国的以色列“第五纵队”，“保卫犹太人联盟”所派出的犹太复国主义党卫队所犯下的暴行和恐怖行为，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不是别的人——他们就是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党卫队。这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依照希特勒的纵队的类型在美国创建的第五纵队。

225. 这是对于这一群匪徒及其行为的一种政治性的描写。在卡哈尼在美国电视上扬言要对苏联外交人员采取恐怖行为的同时，他所领导的“保卫犹太人联盟”派出的他的亲信就对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采取了恐怖行为。他们向代表团的楼房开枪，使四个儿童

陷入了致命的危险。谁能否认这是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应给予最严厉惩罚的一种穷凶极恶的罪行呢？以色列代表从这个讲台上发言，讲了一大堆什么保卫人权的话，但是完全不提自称为“保卫犹太人联盟”的这群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派出的他的亲信和朋友所犯下的这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他在这里一再提出他们的愚蠢荒谬的口号，“我的人民”。

226. 现在人人都知道得很清楚：直接参加射击我们代表团楼房的匪徒之一是这个犯罪组织的成员。这已经由纽约电台、电视和报刊广为报道了，而且我们甚至知道这个罪犯的姓名，他是一个拉比的儿子——艾萨克·雅罗斯洛威茨，一个学生。卡哈尼本人是个拉比，并且是拿起武器对外国外交人员，对联合国采取暴行和恐怖行动的这帮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一个拉比的儿子射击了苏联代表团。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拉比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吗？拉比是“上帝的人”，他们的职业似乎是把最崇高的理想灌输给信徒。至少我们无神论者所了解的宗教的教义和宗教牧师的神圣义务是如此。但是拉比卡哈尼却煽动人们去凶杀、搞恐怖行为和采取暴行，而一个美国拉比的儿子，艾萨克·雅罗斯洛威茨则对苏联代表团进行了恐怖行动。保卫人权者特科阿先生，你如何解释此事呢？这一切都是你的诽谤宣传和你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反对苏联的工作的结果。犹太复国主义对苏联的病态仇恨助长了反苏心理，促成了目前在美国对苏联外交人员和苏联公民犯下的罪恶行为。

227. 让我们希望：美国代表布什先生现在将改变他昨天采取的立场，昨天他还不愿谴责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犯下的这种应受刑事处分的恐怖行为。

228. 就是在大会全体会议期间揭露和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犯罪行为的时候，这群法西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野蛮残忍的流氓仍在继续进行他们的罪恶行为。

229. 十月二十一日他们打破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楼房的一扇玻璃门。而且这里在联合国总部的大门进口处，在大会会堂地区内，他们企图扯下苏联的旗帜。我们感激联合国警卫人员防止了那种罪行。

230. 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有关于起源于意大利的美国境内黑手党的很多谈论，甚至传奇。但是由于某种原因，几乎没有听到人们谈论已经渗透这个国家的由上到下生活每一方面的另一黑帮——犹太复国主义的黑手党。美国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黑手党是联合国的头号敌人。为什么是这样呢？答案是很简单明白的。

231. 联合国及占压倒多数的会员国在过去和现在都断然地、严厉地、无条件地和一再地谴责过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

232. 联合国及占压倒多数的会员国坚决地、无条件地要求立即坚决执行关于和平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决议。

233. 今年是以色列阻挠执行那项决议的第四年。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联合国及其占压倒多数的会员国的这一正义立场极为愤怒。他们无恶不作，甚至使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反对联合国和极坚决地一贯地拥护联合国的以和平政治方法解决中东问题的正义立场的各国政府驻联合国的代表团。由于上述原因，美国境内的犹太复国主义黑手党对整个联合国和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采取了使用暴力和恐怖行为的作法。

234. 联合国许多高级官员如果不帮助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及其种族主义法西斯哲学和思想，他们就会接到恐吓信，这已不是秘密了。

235. 到底谁有罪呢？谁应对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里犯下的这一切罪行负责呢？今天和昨天两天都有许多代表从这个讲台上提到此种罪行。主要犯罪者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及其在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朋友和保护人，他们已经把反苏、反共和反阿拉伯的主张提高到国策的地位。为了要使大家不去注意他们在中东对阿拉伯国家犯下的侵略行为和四年来对关于中东和平政治解决的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决议的故意破坏和阻挠，他们捏造了一个本来不存在的问题，并虚构了关于所谓苏联境内犹太人的处境的反苏澜言。用这种传奇、这种捏造和诽谤，他们试图欺骗全世界，尤其是美国人民。

236. 特科阿先生提到了苏联政府首脑柯西金先生在会见加拿大议会议员时所作的讲话。但是他对于这一事实却一字不提：柯西金先生在他向加拿大议会议员的讲话里，坚定明白地说苏联境内没有任何犹太问题。这是事实，这是真情。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试图用含沙射影的说法和诽谤苏联的办法来反驳这种事实。而且在座的各位先生昨天和今天从以色列代表在这个讲台上发表的讲话中亲眼见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采取的相似作法。

237. 以色列自称它是世界各国的犹太人的代表和保卫者，谁给它这种权利呢？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宣称他们是苏联的、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比利时的、肯尼亚的和世界任何国家里的一切其他犹太人的保卫者，谁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呢？以色列认为每个犹太人都是它的公民。根据什么以色列敢冒称它有这种权利呢？以色列认为每一国家里的每个犹太人都是它本国的，以色列的公民，谁给了它这种权利呢？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根据什么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把犹太民族的苏联公民称作他的同胞呢？我们——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苏联许多其他民族的苏联公民——是苏联犹太公民的真正同胞，而不是你，特科阿先生，也不是你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作为以色列代表的你，和你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用荒谬的选民神话来宣传法西斯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在包括犹太族公民在内的一切苏联公民看来，都是可恨的。基于这个理由，你们不能够是苏联犹太人的同胞，正如法西斯主义者不能够是一样。基于这个理由，你们是他们的仇敌，而不是他们的朋友。无论从这个讲台上发表多少可怜巴巴的讲话都不能掩盖这一事实。

238. 你们自称你们是苏联犹太人的同胞和朋友，自称你们有权干涉他们的事务，这只能被视为扩张主义，被视为对他国内政的粗暴而无耻的干涉。

239. 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以色列就公然破坏禁止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内的任何人干涉他国内政的联合国宪章。

240. 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在讲到苏联、法

国、英国和美国犹太人时没有权利从这个讲台上叫“我的人民”这样的口号。你为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去叫这种口号吧——他们是你的人民。但是不要干涉他国的事务，不要叫苏联犹太人是你的人民。

241. 为什么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催迫苏联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呢？苏联的公民移出我们的国家的问题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根据苏联的法律，苏联国家个别地审查有关苏联公民出国旅行的每项单独申请。犹太复国主义者绝对无权干涉此种国内事务。

242. 我们很了解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如此急迫地催迫以色列收容苏联犹太人。在我要称为美国和其他各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机关报的《纽约时报》上，最近有一项关于此事的报道。这家报纸的记者从特拉维夫报道：到达以色列的俄国犹太人是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和资格优越的专家，与从其他国家来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完全不同。他们是有自尊心的，有个性和伟大仁厚的品质。谁养育他们成人的呢？苏联祖国。谁给他们受高等教育呢？苏联祖国。谁负担他们的费用呢？苏联劳动人民。他们求学，受高等教育和成为资格优越的专家都是由苏联工人和农民负担他们的费用。你们犹太复国主义者视而不见，忘记了这一切，对此默不作声。这篇报道谈到移居到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的极不幸的情况。

243. 为什么以色列需要受过高深教育和具有优越资格的犹太人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明白简单的。以色列需要此种有资格的人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军事潜力以便对阿拉伯国家继续侵略。

244. 我可以向以色列代表和他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保证：苏联、苏联当局和苏联犹太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而且在以色列继续推行其侵略和扩张政策的时候，就不可能将受过高深教育和具有优越资格的军事专家、科学家和医务人员送到以色列去。记住这点，以色列代表先生。

245. 我们警告以色列和它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放弃你们所称的苏联的犹太族公民是以色列公民而不是苏联公民的愚笨和可笑的说法。不要象希特勒那样在其他国家内建立第五纵队——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者就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246. 以色列及其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的这些要求将使以色列及其领导人成为笑柄，在世界各地受到谴责。

247. 作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我想要再度重述我在安全理事会第一五八二次会议讨论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罪行时所说的话：你不要将你的长鼻子伸过来管我们苏联的事情。历史的教训是任何将长鼻子伸过来管我们事情的人都会遭殃。犹太复国主义者，把这句话好好考虑考虑吧！

248. 我想要讲几句话回答联合王国代表〔第一九七三次会议〕对于我的有关他的国家里发动的仇视苏联的一连串挑衅行为的话提出的答辩。我也将尽量讲得简短。他那用反苏挑衅来保卫联合王国安全的论点是经不起批评的并且是毫无根据的。这不仅是无稽之谈而且是为了明白地仇视苏联的目的捏造出来的。这种挑衅不能够视为与联合王国政策的总方针完全无关，联合王国的政策是：违反许多欧洲国家谋求正常化和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愿望，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在欧洲事务方面有系统地设置障碍。这种挑衅作法已经由联合王国领导人，尤其是保守党人，一再使用。这是他们的拿手的反苏方法之一。在这长长的一连串挑衅行为中，回顾一件就够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干涉俄国的主要煽动者是联合王国和当时它的陆军大臣，已故的温斯顿·邱吉尔。这是历史事实。

249. 我还必须提及敌视的“柯曾最后通牒”和第一流英美史学家承认是伪造的、史学家称为“季诺维也夫信件”的假的共产国际信件。我们还可提及对全俄合作社有限公司的挑衅性攻击，和许多其他事件。我在上次的讲话里，也回顾了已故温斯顿·邱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的带来了黑暗的冷战时期的挑衅性讲话。历史因此证明这不是对联合王国安全的威胁的问题。我可以提醒各位代表：仅仅几天以前发表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一篇带有明显煽动性的讲话的就是联合王国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为什么他必须这样做呢？从历史事实来看，理由是十分明显的。显然这不是联合王国安全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联合王国统治集团害怕紧张局势的缓和，尤其在欧洲大陆上紧张局势的缓和。这是保守党人惧怕的事；我

曾任苏联驻联合王国大使七年，我仔细地研究过联合王国的历史和保守党的政策。这是对苏联进行的最新的挑衅的主要原因。

250. 最后，我想要给你们五张相片，作为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所作出的犯罪恐怖行为的物证，相片显示代表团参赞的公寓窗子上的子弹洞。我要求将这些重要文件增列为大会正式文件。

251. **主席：**还有三位代表愿意发言行使答辩权：叙利亚、美利坚合众国和以色列的代表。他们之中有两位已经一再行使了关于目前事项的答辩权。现在是差不多午后七时三十分了。因此，我相信现在已到了实行大会在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第一九三七次全体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的时候了，那项决定是行使答辩权的发言应以十分钟为限。

252.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虽然我很想见到对于发言人行使答辩权更早就加以限制，但是无论如何，我深知时间已晚，将努力遵从你的裁定。

253. 这不只是一个巧合：我们将中东问题与现在所审议的议程项目，那就是中国问题，并排讨论。我将只讲以色列代表所提出的基本的两点：权利概念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权利观。因为以色列代表，特科阿先生，开始就问“为什么应当剥夺我们”——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我们两千年前居住的我们祖先的土地上重行取得我们的自由的权利呢？”

254. 用这样的方式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因为权利不是用抽象的话来讨论的；权利是用具体的话来讨论的。什么是所要求的权利呢？这项权利应当给予谁呢？应当在什么时候给予呢？在什么条件下呢？是否这项权利侵犯任何其他权利呢？

255.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整个悲剧在于以色列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权利概念，对阿拉伯人来说，是建立在下列的基础上：第一，侵犯阿拉伯人的权利和绝对否定其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第二，使用包括恐怖手段和战争在内的一切方法以达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国土内——依以色列犹太文书籍所下定义，这是从尼罗河至幼发拉底河的地区——的目的；第三，

使用一种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行为辩解而将他们与人类分开的更高法律——看看哈加纳领导人之一的马多尔所讲的下面的话：“我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阴谋者，但是遵守我们看来是更高法律的一种法律”——第四，深信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注定要收回“犹太本土”并将阿拉伯人完全驱出巴勒斯坦。

256. 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印度尼西亚人有住在印度尼西亚的绝对权利；在纽约的一个美国犹太人有住在纽约的绝对权利；在法国的一个法国人有住在法国的绝对权利。但是当一个人，一个美国人，或“某甲”，或“某乙”，或“某丙”来到阿拉伯土地，几千年来已经由其原有居民开殖、拥有和居住的阿拉伯土地时，那是侵犯权利，那是否定权利：那不再是一种权利；那是不正义的行为。

257. 当我们阿拉伯人，在我们的一切城市里，二十五年以来举目环顾，看见居住本土的权利、出生的权利被剥夺的两百万难民的时候，我们无法不想到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要求的权利不是权利，而是非正义。基本的冲突不是一种权利和另一种权利的冲突；基本的冲突是是与非的冲突。每个政治家有其为人民的幸福着想的权利，但是是否一个政治家因为想要增进其人民的幸福就有理由使其他的人受苦呢？

258. 主席先生，虽然你给了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仍然想要宣读文学杰作之一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几段话。

259. 伊凡和阿廖沙在谈话。他对他说：

“人们在叛变中几乎无法生活，可是我想要生活。你自己告诉我吧”——这句话我也对特科阿先生讲——“我要求你——回答。设想你在创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最后使人类得到幸福，使他们能最终得到和平和安息，但是为此却必需和不可避免地要把一个小小的生物——举例来说，那个用拳头捶胸的婴孩——折磨到死并在他那白白流掉的眼泪上建造那座大厦，那你会不会同意在那种条件下担任建筑师呢？告诉我，老实告诉我。”

“不，我不会同意，”阿廖沙轻轻地说。

“你能不能容许这种想法：你为他们建造这

座大厦的人们，他们会同意接受建立在一个受害的孩子的白白流掉的鲜血上的幸福呢？接受它仍会永远幸福吗？”

“不，我不能容许……”^{*}

260. 在我们受了痛苦和我们的权利被否定之后，我们对特科阿先生的关于权利的问题提出的回答是“不，我们不能容许。”

261. 为了提醒特科阿先生——虽然在听过他用阿拉伯语发言后，我真是怀疑他是否能讲希伯来语，因为他用阿拉伯语讲出的字眼在希伯来语里也有相同的字母，但不能如他的念法那样发音——我要请他看看《塞弗尔·哈帕尔马》，^①这是一部用希伯来文写的书，共有两卷。在那部书的第二卷里有哈加纳和帕尔马奇所绘的地图，载明以色列犹太恐怖地下组织在分治后要占领的一切地区。第二卷第98页有一张日期是一九四一年的以色列人对大马士革实行军事占领的地图。

262. 继续谈权利的问题，我愿意提请特科阿先生注意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之一在向伊斯雷尔·加利利讲话时所讲的下面一段话：

“不要忘记……犹太民族家园和以色列国的建立是强加于阿拉伯人的列强间协定的结果。所以，当你们说你们不承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一个具有特定民族特性的在巴勒斯坦的道德或法律实体的时候，你们实际上是说他们是没有他们自己特性的‘土著人’”。

特科阿先生，我们不接受这个。

263. 联合国在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的两项决议〔第2535 B(XXIV)号决议和第2672 C(XXV)号决议〕中承认了巴勒斯坦问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遭受拒绝，所以两次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得到行使以前，是不会有和平的——这点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

^{*}费奥多尔·陀斯妥也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康斯坦斯·加尼特译（纽约，现代文库），第254-255页。

^①泽尤巴贝尔·盖拉德编（特拉维夫，联合社区农场有限公司，一九五四年）。

264. 与这种虚假的权利概念有关的是以色列发言人拒绝承认以色列与纳粹德国及其基本纳粹哲学的联系。昨天我引述了《背信弃义》的内容。我希望人人都读读那本书。但是谁怀疑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的伟大呢？这是他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在纽约的一次讲话里所说的话：

“当我们回到了巴勒斯坦的时候，决定性的问题是：我们想要来到那里作近东民族的将来大家庭的一个盟友、一个朋友、一个兄弟、或一个成员呢，还是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呢？”

他继续说：

“把大批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的是希特勒，这些犹太人不是挑选出来的认为他们应该在那里生活并为将来作准备的人。这样，有选择性的有组织的发展就为大规模的移民和为了安全而寻求政治势力这一必不可少的必要性所代替……多数犹太人宁愿向希特勒学习……”。

这是马丁·布伯讲的话。

265. 与权利概念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权利应用于在以色列的东方以色列人和仍然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过去移居以色列的一个信奉犹太教的印度学者目前在纽约大学，他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里说：

“于是千方百计使全体人民明了，在以色列构成标准国民的是‘我们’这些欧洲人。一个以色列政府要员新近在解释以色列申请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时说，‘以色列虽然在地理上位于中东，但在文化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属于欧洲的。’”^⑧

我对特科阿先生说，“它是在中东，但是只要它的哲学是那样的哲学，它就不属于中东。”

266. 另一个权威，一个信奉犹太教的美国人，I.F. 斯通，哈加纳过去的一个同情者，在一九六九年写了这段话：

^⑧ 迈克尔·塞尔泽尔：《犹太国的雅利安化》（纽约，黑星出版公司，一九六七年），第 70 页。

“通常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态度是一种傲慢的自尊自大的态度。我的汽车司机诺斯沃德是过去纳粹进入匈牙利时逃出来的，但是这并未使他痛改种族主义的习惯。当我示意让一个男孩搭我们的汽车时，他拒绝了，说这个男孩是阿拉伯人。当我问有什么关系时，他说阿拉伯人有股臭味。”

他继续说：

“……并且在那里，也如在美国，贫穷的问题因为肤色和‘种族’而加剧了。以色列有双重的‘黑人’问题。来自东方和北非的肤色较黑的犹太人，以及阿拉伯少数民族，都吃了偏见的苦头。”

谁没有听到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的反抗呢？谁没有在上星期听到黑色的美国犹太人因他们的肤色关系被赶出了以色列呢？我对特科阿先生说，我们拒绝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作劣等种族。

267. 关于他讲的有关叙利亚和教导仇恨等等的话，我刚才宣读的各段就够表明什么是以色列哲学和教育的精神了。诚然，苏联代表已经详细谈论过这点，我就不必进一步细说了。但是特科阿先生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提到安全理事会第 242 (1967) 号决议。

268. 谁在欺骗谁呢？

269. 如果以色列想要和平，为什么当各阿拉伯国家签订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二日洛桑议定书，承认以分治决议和计划作为解决难民问题和解决安全和公认的边界以及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基础时，以色列不接受和平呢？以色列在那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以色列在被接纳的时候，拒绝接受洛桑议定书，说：“我们不能够在一九四九年接受在一九四七年决定的对巴勒斯坦的任意分治。”现在，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〇年，他们一直在说“我们不能够接受一种任意的分治，但是我们以战争取得的土地除外”。难道达扬不是不只一次地讲“最后结局还看不出”吗？

270. 关于这点，我愿意请在座各位代表注意秘书长在他的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的导言里所说的话：

“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七年六月的各项停火决

议”——请各位注意，“决议”是复数——“及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 242(1967) 号决议，如果同时充分实施，即能提供和平的和大家同意的解决当前冲突的基础。”〔A/8401/Add.1, 第 222 段。〕

我们过去一向主张，并且我们现在仍然主张：以色列必须接受停火决议。并且我提醒各位，有四项停火决议，不只是一项：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第 233(1967) 号决议、六月七日第 234(1967) 号决议、六月九日第 235(1967) 号决议和六月十一日第 236(1967) 号决议。为什么以色列那时不接受这些决议呢？因为以色列在达到它现在的边界并将和平强加于阿拉伯人以前，不会停止它的征服行动的。阿拉伯人是不接受强加的和平的。

271. 最后，让我——因为特科阿先生讲了一个多钟头——引述伯特兰·罗素关于中东悲剧的话。据伦敦《泰晤士报》所载，他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说过：

“不宣而战的¹中东战争的最近阶段是建立极其错误的估计的基础上的。深入埃及领土的轰炸袭击不会使平民屈服，而是将使他们的抵抗决心加强。这是一切空中轰炸的教训。遭受美国多年大轰炸的越南人的回答不是投降而是击落更多的敌机。一九四〇年我的本国同胞们以空前的团结和决心抵抗了希特勒的轰炸袭击。因此，目前的以色列攻击将不能达到其主要目的，而在同时，必定会受到全世界各地的强烈谴责。

“中东危机的发展是危险的，也是有教育意义的。二十多年以来，以色列靠武力进行扩张。在这种扩张的每一阶段之后，以色列就诉诸“理智”并且建议“谈判”。这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惯技，因为它希望在困难最少的情况下巩固已经以暴力取得的²东西。每次新的征服成为建议的以实力为后盾的谈判的新基础，而不问过去侵略的不义行径。对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必须加以谴责，不仅是因为任何国家都没有吞并外国领土的权利，而且因为每次扩张也是用以发现世界可以再容忍多少侵略的一种实验。”

他继续说：

“巴勒斯坦周围的数十万难民新近被华盛顿记者 I.F. 斯通称为‘全世界犹太人良心上的重担’。难民中有许多人已经在临时定居点过了二十多年不安定的生活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在于他们的国土被一个外国“给予”另外一个民族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结果是几十万无辜人民永远无家可归。每次新的冲突都使他们的人数增加。世界对于这种胡作非为的残酷虐待的景象愿意再忍受多久呢？这是十分明白的：难民有充分的权利回到他们被赶出的家园，剥夺他们这种权利就是继续存在的冲突的核心问题。”

272. 极简单地³说，我所讲的是：一种权利只有在⁴不否定另一种权利时才是一种正当权利。但是我们听到了伯特兰·罗素说——不是听到叙利亚或阿拉伯的发言人说——以色列的权利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权利已经使数十万的、成百万的阿拉伯人的权利被否定。这不是权利；这是曲解权利，这是侵略。特科阿先生已经说的或将要讲的一切话只能表明问心有愧而已。

273. 布什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我的答辩很简短。首先，让我向苏联代表保证：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减弱并且将来也不会减弱我对保卫犹太人联盟或其他进行威胁、骚扰、凌辱或恐吓的极端分子团体加以谴责的力量。这个问题提出来了，并且提得很适当，所以我向聚集在这里的各位代表重申我昨天所讲过的一点〔第一九七二次会议〕，那就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唾弃这种战术。我现在重申这点。

274. 但是现在让我表明：我必须对于我们所听到的马立克大使的讲话中的一点提出异议。对于这位大使谴责我国一切犹太领导人这一点，我不能默不作声。如同我一样，如同聚集在这里的各位代表一样，我们国家里的负责领导人都谴责保卫联盟——保卫犹太人联盟。和我一样，他们对这些卑鄙的对儿童的袭击感到气愤，如马立克大使一样，并且如图迈赫大使一样，也如这个会议室里实际上每一位大使一样都感觉到气愤。尽管极端分子的行动使我们感到痛苦，但我们不应该容许，而且我作为美国的代表也不能容许，对于如此多的信仰犹太教的善良的美国公民加以

谴责。我们不当让这些会堂里有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出言伤众的事。

275. 虽然以前讨论另一题目时我不在这个会议厅内，但是我知道那时有另一代表团从这个讲台上绕着弯儿说美国当局同一些采用暴力的组织有默契——同保卫犹太人联盟有默契。这是一种可耻的指控。这是没有根据的。这是无耻的、赤裸裸的谎话，我不要听到把这种话加在美利坚合众国身上。

276. 我想我们大家都会感谢结果很快就抓着人的迅速的警察工作，并且我希望跟着就会判罪。

277. 我不想进一步卷入不幸似乎已经形成的一场激烈争论之中，但是我必须完全拒绝接受这样的指责：一切美国犹太人都支持极少数极端分子实行的暴力和恐怖的概念。我们的公民都不支持这种可恨的战术，而且在那极少数疯狂分子进行此种战术时，数以百万计的他们的同胞，数以百万计的善良的美国人，都对于此种战术表示惋惜。

278.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对于我们听到的叙利亚代表的这种诋毁、凌辱和人身谩骂，我将用一句话，一句引自犹太教法典里的话来回答：“不要用你自己的污点来辱骂你的邻人。”

279. 我也不因为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受到苏联代表的人身攻击，就卑屈到同他对骂。但是我想要说，在这个大会上不应该有马立克先生所发表的这类恣意曲解事实、对人痛骂和谎话连篇的讲话。他甚至曲解了我本人昨天的讲话和我国政府对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态度。他必须做的，他本来应当做的，只是将昨天会议的逐字记录翻开来看看。他决定不这样做，只为了他如此就能够更易在这个大会上尽情地凌辱、毁谤和曲解事实。

280. 这个庄严机构的各位成员如果不了解今天在苏联境内一个犹太人是什么处境，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听到马立克先生今天讲话时所讲的这类话，见到他的这类姿态，碰到他表现出的这类的神情的无依无靠、无力自卫的犹太人是什么样子。

281. 在九月二十五日安全理事会第一五八二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对安理会尽情地讲了一篇攻击犹太

人、凌辱犹太教的痛骂的话。他甚至还讲了我的长的犹太人的鼻子。我们记得那些话。我们大家都记得。今天他又重复了那些话。

282. 我国代表团收到了好几百封电报对这类的攻击表示愤怒。我知道有好几百封电报打给大会主席、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抗议在联合国大家庭的该机构内的这种行为——不用说在联合国，就是在最低下和最不重要的组织内也不容许有的行为。这不是秘密，从许多国家——不仅是离苏联很远的国家，而且是苏联的邻近国家——来的代表对于苏联代表的这种行为，表示了他们的保留，他们的焦虑不安，他们的批评。

283. 可是，联合国和世界人士昨天和今天都听到了这类的攻击。以屏弃犹太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犹太复国主义为名，以轻蔑这种民族解放运动为名，苏联代表又对犹太文化、犹太宗教、犹太人民一些最崇高、最神圣的价值准则加以攻击。

284. 我在苏联、在苏联人民中间，度过了三年。我学会了对于那个伟大国家的成就加以赞赏。我爱上了那个可爱的国土的美丽。但是这正是为什么在这三年期间和从此以后，我感到痛心——我确信任何抱善良的人都会痛心——在组成苏联的所有一百零七个民族中，只有犹太人不得与其他民族一样平等地享受苏联的成就、美景和人权。马立克先生今天竭力暗示在苏联没有犹太问题。他的国家的总理前天在渥太华的一次会议上谈到苏联境内的犹太问题时说：“此种问题在全世界各地都存在——美国的黑人，英国的爱尔兰人。”我们同意。我们不想要你们的德拉根斯基们，马立克先生。每一个国家，每一种人民都有他们的德拉根斯基。但是我们的科丘别耶夫斯基仍旧关在监狱里，仍旧在恳求准许过犹太人的生活：放他们走吧。

285. 最后，苏联代表又讲到了侵略。他提到了联合国的决议。我们没有象苏联代表今天晚上显然那样健忘。我们记得苏联政府，我们记得苏联代表团一次又一次地设法使大会通过，使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草案，说以色列的击退阿拉伯的猛攻，以色列对于战争行为、封锁、大军云集的反应，对于声称摧毁一个会员国并歼灭其人民的最后战斗的时机已至的宣言的

反应——说这一切都是以色列的侵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否决了这种企图。在这所房屋里没有一项文件提到以色列侵略。

286. 我可不可以再度向马立克先生说：历史不能够用政治性的声明或用政治性的决议来重写。希特勒和希特勒的军队在他们对苏联的攻击开始后是对苏联的侵略者，甚至在斯大林格勒以后，当苏军将入侵者击退并占领了大块德国领土的时候，他们仍旧是侵略者。以色列不是侵略者而是在一九四八年当阿拉伯军队侵入它的国土时侵略的受害者——那时苏联曾经在联合国公开发言谴责阿拉伯侵略——以色列甚至在它击退阿拉伯军队以后，甚至在它把阿拉伯军队赶回去以后，甚至当它遵循联合国通过的停火决议象它现在那样遵守停火线的时候，它仍旧是阿拉伯侵略的目标。

287. 我将带着希望的口气来结束发言，因为我并不认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话真实地反映苏联人民的或就此事来说，苏联领导人的看法。我将带着希望的口气来结束讲话，因为我确信将来有一天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于我们今天听到马立克大使所说的话将感到羞愧和遗憾；将来有一天苏联政府将承认苏联犹太人的人权并将允许苏联犹太人维护这种权利；将来有一天苏联政府将停止支持中东的战争转而致力于和平；那时我确信我们将听到与今天苏联代表所讲的完全不同的语句和讲话。

288. 韦斯顿先生(联合王国)：我很抱歉在这样晚的时间发言。但是苏联代表一再指责我国政府新近采取的一项行动是以阻止欧洲走向缓和为目的。我只是想要复述我国常驻代表昨天〔第一九七三次会议〕所作的否认并保留我国代表团以后再讲此事的权利。

289. 我还可以提到一点，苏联总理新近在渥太华被问到关于这个题目的问题时说：他不相信此一事件对于东西方缓和的前途会有影响。

290. 马立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我注意到布什大使向我保证说，美国当局将在其权力范围以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反对包括“保卫犹太人联盟”在内的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罪行。

291. 我绝不能同意布什大使所说的在这个会

堂里有人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罪行打算责备一切美国犹太人。没有人讲过那种话；没有人相信那种话。我要求布什先生不要将此种意见推在这里的任何人身上。我们知道如何把“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法西斯匪徒与严肃的高尚的美国犹太人——杰出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诗人等等——区分开来。所以我恳求你，布什先生，不要步特科阿先生的后尘，他正在力图把反犹太复国主义说成是反犹太主义的种族主义煽动。

292. 我们对于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和他们在美国的代表所煽动和赞助的罪行和恐怖行为，提出坚决的抗议。但是我们极尊重美国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我们过去的同胞，高尚的可敬重的人。我们没有将他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混为一谈。他们是不同的人。

293. 布什先生声称严肃负责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领导人谴责“保卫犹太人联盟”的极端分子。不幸，他们的谴责是不彻底的。他们说他们只是不同意联盟所用的方法，但是说联盟背后的实际想法是不坏的。一种很奇怪的谴责！此种谴责应该更正确地叫做鼓励或赞助，即使这是出自某些所谓“严肃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严肃的”领导人之口。这些都是看美国电视或美国报纸就见到的明显的事实。

294. 关于以色列代表可怜巴巴地提到的“长鼻子”，我能够向他保证我的鼻子不比他的长。在我们讲到“长鼻子”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是敌人将他们的长鼻子伸过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有一句古老的俄国谚语：“不要把你的长鼻子伸过来管我的事”——换句话说，我能够照管我自己，不要你干涉，不要你的长鼻子伸过来。所以不要在那句谚语里，在那句古老的流行的话里，寻找任何种族主义的意义，因为这里你又在设法将一切的话都变成毁谤。我们不是在谈鼻子的实际长度，而是在谈政治、谈以色列的侵略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对苏联的仇恨。我们在谈反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企图干涉苏联内政并将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侵略隐蔽起来并说成有理的事。我对于这点已经讲得很多了，现在不打算再多讲。

295. 我比较了法西斯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我

提到了各种文件，提到了以色列教科书，提到了“选民”的概念，那种概念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是荒谬的、罪恶的。法西斯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做法、理论和哲学之间有许多相似处和很多完全相同处。还有关于对外扩张的相似处。只有希特勒法西斯主义才自称代表世界所有各国境内的一切德国人：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甚至是在美国的德国人，布什先生。希特勒认为德裔美国人是希特勒德国的公民。那是他的第五纵队。并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年在战争开始时美国做得很对，将希特勒的第五纵队关进了集中营或至少限制其活动。因此，自称一切国家内的德国人都是德国公民的观念是属于希特勒的，今天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捡起来。当以色列代表团在这个重要的大会里谈到苏联、法国、阿拉伯国家、非洲、中国（如果在中国有犹太人的话）或联合国境内的犹太人，喊出“我的人民”这个口号的时候，他是在重复希特勒的课文和希特勒的做法。为什么希特勒当时需要那种理论和那种哲学呢？为了要隐藏他们的侵略、攫取他国领土和消灭他国人民的政策。这些都是历史事实。法西斯主义谈生存空间。法西斯哲学的实质是用生存空间的理论作为攫取外国领土、将其他国家的人民从那些领土逐出并吞并那些领土的掩护。是不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目前正在阿拉伯领土内做完全相同的事呢？他们是在做。所以在这里我们见到同样的希特勒式的做法，而不仅是见到其哲学、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的理论。

296. 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这样自己在法西斯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划上了邪恶的等号：让他们责备他们自己吧，而不要胆敢指责他人推行反犹太主义。

297. 我们深为敬重我们的犹太民族同胞，如我在上次讲话里已说过的。特科阿先生引述了莎士比亚，那个伟大的英国天才诗人、作家和戏剧家的话。他在我们的国家里受到极大的敬重：他的全部作品都已译成了俄文。他的剧本在几十个，可能在几百个戏院和俱乐部上演。我们非常熟悉莎士比亚的剧本之一《威尼斯商人》，在这个剧本里莎士比亚的天才对夏洛克给予了毁灭性的批评和谴责。

298. 犹太复国主义者，因为他们要取得世界霸权，要代表一切国家内的犹太人，要攫取外国的领土

和逐出外国的人民，他们就是今天的一批夏洛克。那末谁在谴责今天的这批夏洛克呢？就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以色列代表说以色列没有受到谴责，他说错了，他在欺骗大会。当然，大会第二十五届周年纪念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扩张侵略政策吧？还需要什么其他的谴责呢？需要纽伦堡审判吗？事情可能演变到那种地步。

299. 特科阿先生表示了一种希望的口气。我也想做。我希望以色列侵略者将离开阿拉伯领土并且最后遵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决议，并希望在中东建立安定、持久、公正的和平。让我们希望时间久了以色列领导人会增长知识，行为举止会象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尊重和遵行联合国负责加强和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机构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300. 主席：我想宣布这次会议休会，但是还有两位代表愿意发言以行使其答辩权，他们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以色列的代表。我将允许他们每人讲两分钟。我先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301.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当特科阿先生明天或星期一再看一下他上次答辩讲话的文本时，如果他不羞愧得脸红，我就必须说他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因为他用了一大堆肮脏的形容词只能证明我所说的使他心情烦乱的作贼心虚的变态心理。

302. 我引述了犹太权威和书籍——马丁·布伯，《塞菲尔·哈帕尔马》，和希伯来大学塔尔芒教授。如果他能证明这些人是说谎的人，那末他不是不懂希伯来文就是他自己是在说谎的人。

303. 其次，我对于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继续在一九六七年战争问题上撒谎，不能默不作声。现在，犹太复国主义宣传想使世界人们相信：当年阿拉伯人想要攻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根据宪章第五十一条进行自卫。特科阿先生刚才又讲了那种话。但是只有出现了攻击才谈得上自卫。是不是阿拉伯人攻击了呢？特科阿先生或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人能够说阿拉伯人攻击了吗？

304. 好的，让我用象拉宾这样一个人的话来回答特科阿先生。这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耶路撒冷邮报》上所载的：

“伊扎克·拉宾先生……在昨天发表的一篇访问记中说他相信纳赛尔总统不愿意发生去年六月的‘战争’。他告诉《世界报》说纳赛尔上校显然不自觉地因封闭阿喀巴湾而使战争爆发……”。

他继续说：

“我不相信纳赛尔想要战争。他在五月十四日派到西奈去的两师人本来就不够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势。他知道这点，我们也知道这点。”

显然，现在仍旧不知道这点的唯一的人是特科阿先生本人。

305. 纳粹主义的问题还是用纳粹领袖希特勒本人的话来表明比较好些。在欧洲每次征服后，他总是说，“这不是最后一次征服。”这是以色列的“元首”达扬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所讲的话：

“我们的祖先曾达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分治计划里所承认的边界。我们这一代达到了一九四九年的边界。但是六天的一代”——那就是，发动六月五日侵略的一代——“能达到苏伊士运河、约旦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这并不算完，因为在目前的停火线以后将有新的边界线，而且它将伸展到约旦河以外，达到黎巴嫩和中部叙利亚。”

我问特科阿先生敢不敢否认达扬的那次讲话。

306. 然后，在一九七〇年二月十九日，以色列的另一位“元首”，钱姆·韦茨曼的孙子韦茨曼将军，讲了下面的话（我引自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日犹太电讯社的《电讯社每日新闻公报》）：

“对阿拉伯人一定不可有任何领土上的让步……以色列运输部长昨天晚上在犹太人联合呼吁会在这里举行的募款宴会席上”——为了布什

先生的缘故，顺便说一句，犹太人联合呼吁会是一个美国组织，我看，布什先生不幸已经走了——“宣称……‘我们一定是精神错乱才会认为我们必须退还领土。’他认为：‘一旦我们祖先的以色列回到我们的手里，我们与阿拉伯人的任何会谈必须以领土上不让步的以色列权利为中心。’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已故的钱姆·韦茨曼博士的侄儿韦茨曼将军没有讲清楚‘祖先的以色列’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阿拉伯人今天面临的情况。

307. 主席：我现在请最后的发言人，以色列代表，讲两分钟。

308.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叙利亚代表似乎有个毛病。显然他认为错误的引述和错误的陈述就能够解决国际问题；虽然前面一位发言人说过在这个城市里有许多犹太精神病医师，但是我不是他们中的一个，所以不幸我不能够帮助他克服这一毛病。

309. 苏联代表又以通常的作风提出了答辩；我站起来对于所听到的他讲的话表示惋惜。他设法搬出夏洛克来纠正关于犹太长鼻子的话。如果有必要设法了解他所讲的话的真意，那么只要记住提到夏洛克的那番话，以及只要回顾一下提到夏洛克的这类话在迫害犹太人、反犹太主义以及屠杀犹太人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就够了。

310. 他又试图举出与法西斯主义相同之处。也许有一点相同之处：当年纳粹分子、法西斯主义者叫我们犹太人为共产党徒。今天，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则叫我们犹太人为纳粹分子。

下午八时二十分散会。